



朝野會通

五

宣祖紀 二

廿十名

リ伊ウ
1259
5





朝野會通卷之十五

宣祖記

乙亥

八年仁順王后因山下玄宮時始行望哭禮上教曰望陵之禮當為後法而前此不為之事不可不慎於始也令玉堂議之副學李珣等啓曰禮有常有變躬詣山陵禮之常也有疾攝行禮之變也五禮儀只道其常故無攝行之禮祇送祇迎皆處變之儀也下玄宮時全然無事似為欠闕下教之辭允合禮意此實處變而得禮之正傳之後世永為成法荅曰依啓始行卒哭後白衣冠之制持平閔純上疏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命議于大臣禮官領議政權輿領中樞洪邁以卒哭後玄冠素衣烏帶戴五禮儀不可輕變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慎以為白衣冠視事正合禮意弘文館議曰必欲



朝野會通卷之十五

宣祖記

乙亥

八年仁順王后因山下玄宮時始行望哭禮上教曰望陵之禮當為後法而前此不為之事不可不慎於始也令玉堂議之副學李珣等啓曰禮有常有變躬詣山陵禮之常也有疾攝行禮之變也五禮儀只道其常故無攝行之禮祇送祇迎皆處變之儀也下玄宮時全然無事似為欠闕下教之辭允合禮意此實處變而得禮之正傳之後世永為成法荅曰依啓

始行卒哭後白衣冠之制持平閔純上疏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命議于大臣禮官領議政權輿領中樞洪邁以卒哭後玄冠素衣烏帶戴五禮儀不可輕變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慎以為白衣冠視事正合禮意弘文館議曰必欲



盡合先王之禮則當初上下具襄經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布團領布帶以為視事服以今既差過寧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為近於古禮也宋高宗時喪制廢壞易月之後純用吉服故羅點為素衣玄冠烏帶之論猶愈於已也朱子君臣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從羅點之議乎五禮儀揆定時許稹只據羅說為定至今志士慨歎豈可再誤於今日乎上卒從儒臣議親行卒哭祭以白袍帶還宮遵以為式純字景初初從申賂峰學文章既而謁徐花潭聞主靜之說名其齋曰習靜平居整襟危坐如泥塑人經學精明而尤深易理以孝行除孝陵叅奉選授持平屢除內外官或起或不起時士論携貳卓然自守終始為一代完人嘗語學者曰昔在蘿菴寺做工夫日覺得心安體舒言語有力一番過眼文字皆能成誦人能主靜

則聰明開發此自然之理也七十三卒○副提學李珥進聖學輯要仍上劄極論為學致治之道而未又別白變化氣質之功推誠用賢之實指陳上躬過失劄功懇惻屢言翌日上謂珥曰此非副學之言乃聖賢之言也但我不敏恐不能行耳珥自癸酉入朝博採經傳子史三年而書成至是進之又曰自上每以變通為難貢案乃燕山所加定非祖宗法也臣非好為更張欲抹民瘼也又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須是今日行一義然後充滿流行矣紀綱亦然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直必舉枉必錯功必賞罪必罰則紀綱自立矣臣聞御題詩曰孤抱難憑獨倚樓由中百感不勝愁月明古殿香烟盡風冷疎林夜雪留身似相如多舊病心如宋玉苦悲秋淒涼庭院無人語

窓外鐘聲只自悠夫人君有南面之樂何至於舍悲拂鬱若此乎上曰四書集註多有未穩欲稍刪削以便觀覽珥曰此非臣能所獨當學問之士不論出身與否使參玉堂商議刪削恐得其宜如成渾處以開職輪日八侍經筵則於助成允德大有益矣且承旨親入啓事中廟所已行也成宗朝不時召見玉堂直負名曰獨對此禮亦可復矣若趙遷久任中朝羅欽順請用此法世宗以此用人故庶績咸熙矣領議政洪暹請復膳曰臣曾侍仁宗竊見手甚瘦黑意謂因喪消毀果以成疾至於大故今見上執喪尤悶矣珥曰臣聞成廟初欲行素自覺漸憊謂群臣曰素食果難予惟不近女色而已乃進肉膳此非誠孝不足勢固然矣○下憲府吏于義禁府時憲府吏路過宮奴僭服將執之宮奴擊憲吏入匿王子舍憲府別定吏推捉時金貴人適在

王子舍以憲吏作擊王子舍告上怒御書傳旨下禁府治兩司皆避嫌副學李珥獨啓曰上下胥失矣憲吏之不捉于王子舍非臺臣所目覩而執言不徃此憲府之失也殿下亦非目覩只聽婦寺之言待執法之官豈可出於婦寺之下乎此則殿下之失也且侯氏一婦人尚知教子之方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殿下有子何患其不能伸乎上大怒荅曰爾何輕肆多言一至此極乎珥實不知貴人所達故斥言婦寺以激怒珥乃退與同僚上劄爭之○十月上親政特旨除金孝元富寧府使沈義謙開城留守先是沈義謙以舍人因公徃領相尹元衡家元衡塔李肇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室中多寢具其一乃金孝元卧具孝元有文名時未第義謙歷問而心鄙之及孝元登第律身清苦當官盡職朝士爭推獎而義謙前有扶護士林之力故前輩士類多

許之吳健欲薦孝元為銓即義謙仰前事輒沮過故孝元居郎
僚六七年始入銓喜引進清流臨事直前無回避後輩皆推重
之孝元心短義謙常曰沈也心慙而氣鹿不可柄用有薦義謙
弟忠謙為銓選者孝元不許曰天官豈外戚家物耶於是義謙
儕輩疑孝元有復報之心或指為小人而孝元儕輩皆疾義謙
為害正之人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協右沈者謂之西右金者
謂之東許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故為東人領袖朴淳有清名
重望而是前輩故為西人領袖時載寧有奴殺王之獄檢驗差
誤三省推鞫淳為委官獄久不成上以斬獄無據命釋之孝元
為司諫曄為大諫與被殺之王為族黨常忿獄事不成乃與孝
元啓請推考委官罷禁堂不許淳乃謝病士林益疑孝元欲攻
淳以孤義謙之勢物情甚不韙之於是正言趙瑗啓曰推考者

照以笞杖之律所以治庶官不可施之大臣諫院請推大臣非
也同僚有失而臣與相容亦非也請遍兩司皆引避請遍獨大
憲金繼輝與瑗同因論許曄以屍親切族至於請推大臣云云
鄭澈知瑗與孝元不相悅論以公論瑗乃舉事也弘文館當處置珥曰諫院之啓既非
而憲府雷同皆可通獨金大憲趙正言可出仕著作洪迪李誠
中曰許大諫豈至私所親乎大憲亦不可不通乃上劄盡通兩
司只趙瑗請出仕鄭宗榮為吏判附孝元而非人望鄭澈勸珥
論通不聽澈作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秉東銓賢邪進退濛副
學心恬然珥微笑而已曄子釘為銓郎與參判朴謹元共謀黜
繼輝為平安監司時李後白亦為咸鏡監司而柳希春棄官南
歸珥議于同僚請留三人上不從後白繼輝皆人望目為西人
而相繼見黜孝元受謗益深時沈金角立紛紛不已珥言於石

相盧守慎曰兩人皆士流而因此小隙朝廷不靖大臣若啓請
兩出則庶可鎮定右相白上曰近日沈義謙金孝元互言疵累
因此人言囂囂恐有士林不靖之漸此兩人外補為當上曰兩
人互言者何事守慎曰互言平生過失耳上曰兩人湏外補以
絕浮言根本也未幾親政特授孝元慶興吏判鄭大年兵判金
貴榮力請換富寧為諭開城并少輩危懼不定珥於省掃拜辭
日獨啓曰孝元既非有罪且病重請以內地僻邑換授上疑其
黨孝元不許既還更為陳啓上乃許尋移三陟○判中樞府事
李鐸卒鐸字善鳴謚景甫李栗谷曰雖乏矯矯風節而寬厚有德量愛
士能用其長長銓曹力恢公道士望甚重佐即鄭澈每於銓除
之時必欲以公論法擬多有違覆而無言不從笑謂澈曰惟我
能容君後人必有所不堪者矣厥後洪曇判吏曹澈執論如此

曇果大怒澈語人曰李公之量人不可及鐸位居台司只自捧
祿不別治產僅繼朝夕而已群邑或遺食物則必分諸隣里親
舊厨無餘積臨死謂子海壽曰我死棺槨必用君賜無易也及
卒士林惜之以為近日銓政無最於鐸云常曰吾於一家事亦
未嘗有隱於人此吾平生用力處也處臺地劾李苞貪贓論元
衡罪惡權奸既去出入其門者多不自安鐸曰一時相識豈盡
其黨乎治其甚者而已持論甚平人服其量○前副學李珥棄
官歸鄉朴淳每薦其賢且才可用上曰此人矯激且渠不欲事
予予何為強留費誼讀書而已實非可用之才漢文之不用真
有見也尹根壽見珥曰上方以君之欲退為矯激不欲留之君
可不違留乎珥曰上不欲留則雖欲違留其可得乎固將退也
聞許其退而乃不退則是以去就為市道也先是金孝元勢焰

方盛前輩莫敢下手珥乃唱外補之論公論倚以為重既出考
元朝議便欲深治珥極論力止且引李潑為銓即以制尹視之
行私潑以相避遠而視欲薦趙瑗入銓以酬前功不從珥言竟
薦銓即珥雖力主調劑而時議反以為含糊不明鄭澈具鳳岭
幸應時李海
壽皆以孝元為
小人而欲斥去激將南歸勸珥斥孝元不聽澈作詩曰君意如
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慨歎而歸後輩或謂珥曰天下無
兩是兩非公不分是非務欲兩全人心不滿矣珥曰夷齊武王
是兩是也春秋無義戰是兩非也近日沈金事真為兩非也雖
是兩非俱是士類但當和辭消融不可是此非彼入諫洪聖民
欲論劾持平李誠中珥力止不得士類益驚駭珥上既不得於
君父下被僚友不用其言尤切退志韓脩南彥經金字顯魚雲
海皆留之不得珥見盧守慎勉使鎮定見朴淳曰柳成龍金誠

一為間言所動歸鄉不來李涵亦不來此等入須白上特召金
宇顯近被主上疎待亦白上引入經幄與李潑輩持時論哀合
人材調和鎮定如此一二年間則朝廷靖矣許暉見珥曰百年
以來外戚常執國柄一朝年少之士排抑外戚故時人驚恠和
叔李真李後重輝金繼雖有時望識者論之必以為方叔義
門客矣珥謂南彥經等曰許大輝所見甚謬他日誤時事者必
此人也李潑宋大立魚雲海許錦安敏學就與之別珥曰吾今
欲定論諸君試聽之權奸濁亂久矣摧陷廓清使士論得伸豈
非方叔諸公之力乎仁白欲為國事則宜無失巨室之心而乃
排抑前輩使之懷憤自相角立此仁伯之罪也既如此故公議
裁抑黜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甚攻之大劇此前輩之
罪也如此論斷得其情矣自今以後不相疑阻坦懷處之則更

有何事不然朝廷之憂未艾也雲海曰此言真是公論座中皆曰然礪城尉宋寅來別歎曰今上英明群賢畢集如我只欲坐見升平而事終不成可惜珥旣歸時論益潰不可救矣○義州牧使郭越上書極論李浚慶之非且言白 欲嫁禍士林而秘謀不掩羞愧自退上召三公曰浚慶柱石元老而乃敢追詆

精忠貫日而指為圖禍士林其情叵測予欲鞫問大臣請優容從之○林芑有罪兩司請治不允芑是庶孽能文幸朝廷有事得以發身窺上意厭士流欲追崇乃上疏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論非聖人法至上当為德興子極其追崇且仁宗之王不當在文昭殿又詆士習讀心經近思錄鈞名長虛偽之風且多違書院貽弊民間至以程朱得偽學之目乃其自取兩司請拿鞫答以非但不當罪所宜嘉賞○領議政洪暹卒

暹字退之 號思齊文

衡賜几杖 謚景憲暹少學於靜菴言笑不妄步履有法群兒爭以小學譏之至投瓦礫而畧不顧忤安老被鞫謫興陽宣廟御筆拜相後請致仕不允賜几杖時大夫人九耄尚康強暹受几杖賜酒樂以寵之咸謂近古所未有也

丑丁

十年上將行仁順王后禫祭以王子患疹特命停止政府三司爭之不從○上將親祭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論其有妨於禮上曰誰作此議將詔鞫問大臣諫而止李珥聞之曰所後之義固重矣所生之恩亦不可輕也雖得一意在正統豈可輕絕於私親至上於大院君親行祀事於禮無違於情所未免矣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公朝禮以君為尊故雖諸父恭行臣禮但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則尊屬為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漢惠於宮中坐齊王之下是也况大院

有何事不然朝廷之憂未艾也雲海曰此言真是公論座中皆
曰然礪城尉宋寅來別歎曰今上英明群賢畢集如我只欲坐
見升平而事終不成可惜珥既歸時論益潰不可救矣○義州
牧使郭越上書極論李浚慶之非且仁傑欲嫁禍士林而
秘謀不掩羞愧自退上召三公曰浚慶柱石元老而乃敢追詆
仁傑精忠貫日而指為圖禍士林其情叵測予欲鞫問大臣請
優容從之○林芑有罪兩司請治不允芑是庶孽能文幸朝廷
有事得以發身窺上意厭士流欲追崇乃上疏曰為人後者為
之子之論非聖人法主上當為德興子極其追崇且仁宗之主
不當在文昭殿又詆士習讀心經近思錄鈞名長虛偽之風且
多違書院貽弊民間至以程朱得偽學之目乃其自取兩司請
拿鞫答以非但不當罪所宜嘉賞○領議政洪暹卒

暹字退之
號思齊文

衡賜几杖
謚景憲暹少學於靜菴言笑不妄步履有法群兒爭以小學
譏之至投瓦礫而畧不顧忤安老被鞫謫興陽宣廟御筆拜相
後請致仕不允賜几杖時大夫人九耄尚康強暹受几杖賜酒
樂以寵之咸謂近古所未有也

丑丁

十年上將行仁順王后禫祭以王子患疹特命停止政府三司
爭之不從○上將親祭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論其有妨於禮
上曰誰作此議將詔鞫問大臣諫而止李珥聞之曰所後之
義固重矣所生之恩亦不可輕也雖得一意在正統豈可輕絕
於私親至上於大院君親行祀事於禮無違於情所未免矣王
堂何所見而請止乎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公朝禮以君為尊故
雖諸父恭行臣禮但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則尊屬為重故
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漢惠於宮中坐齊王之下是也况大院

君誕生聖躬假使尚存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見於宮中必拜矣
今入其廟用姪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可乎○十月妖星見於
西方光芒數十丈似彗非彗閱月不滅李暉光並年類說曰蚩尤旗
出於箕尾之間其長竟天箕尾燕分與我國同蚩尤旗兵象也
是歲日本酋平秀吉始有犯分之謀後十五年壬辰寇陷我國
夫以叢冑小醜逆節乍萌而象見于上如此吁可畏哉○十一
月恭懿王大妃大漸始命削乙巳偽勲復柳灌柳仁叔尹任桂
林君瑠官爵王大妃乃昇遐乙巳奸黨曾誣大妃陰主瑠任逆
謀故大妃以為冤痛六月大妃弗豫設侍藥廳盧守慎鄭
宗榮朴啓榮大妃再下諺札于侍藥廳盧守慎入侍上召大臣
問瑠任灌仁叔事上殿有教何以為之大臣權輒依違不敢盡
言只命還給灌仁叔職牒於是朝廷以削勲復官事廷爭屢月

不允大妃患候因此益深群臣多憤慨者至是大妃疾革歎息
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矣言已手足皆冷上涕泣白曰削勲先
朝至重之事不敢輕改今當削勲願安心調理大妃色喜而目
隨瞑上退後遣人謝曰上恩罔極不知所報遂有是命削勲議
發也采麟壽以特進官入侍其子應概以玉堂應涸以注書同入
麟壽泣陳乙巳獄寃枉之狀悲動左右正言金誠一進曰麟壽在
乙巳間附權奸錄偽勲享富貴二十餘年及今聖明在上公議
不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寃欲竊公論之名真小人情狀也
麟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聞者縮頸李珥曰自古勲績之
不正者固有之未有虛偽若乙巳者也恭懿殿坐受誣辱三十
餘年一日豈能忘於心哉及患候彌留庭議淨燎而自上不能
快從患候已不可救然後始惻然承順而翌日薨逝嗚呼哀哉

禮官稟服制領相權輒不議他相自以其意引宋高宗服元祐
皇后例定為齊衰杖舂三司爭之以為上於仁廟有祖孫繼體
之重當服三年若以叔侄論則諸侯絕旁暮寧有服舂之理上
是之定行年○十一月頒教文國家值不幸之運群兇肆毒於曩
時人心有難誣之理公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於中外昭國是
如日星在辰已之兩年痛飭華之繼陟奸人不逞禍心無厭尹
元衡以禦偷之性捨鬼蜮之謀既憑肝膈之親兼據城社之勢
挾私憾於尹任久懷吞噬之志顧所悼者儲宮未施賊害之術
嫌成大小之說漸非朝夕之故謂武夫之何知乃信然而旁伺
當仁廟在位之時無間可乘及龍馭賓天之後惟意自恣明廟
以介弟入承統緒攸正文定以母后權臨宗社是賴有血氣者
共戴一天為臣子者孰懷二志敢造言於無報之地實欲逞其

積憤之心元惡豺咆群奸蝟起芑與百岭迭為心腹磁及順朋
互相羽翼託密旨而脅外朝屢被臺臣之斥遣妖妾而撼內聽
潛成市虎之譏欲加罪而難其名始倡不自安三字旋聚謀而
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柳濯柳仁叔顧命元老帷幄名卿咸
守正而不撓以異已而就戮瑠亦何辜任之近屬亡命祗偷生
詎望視死如歸被孽非自作實緣指無為有搆成禍穿文致大
獄誘德應而免死俾誣其服教毛鱗而謊言遂以為證詩張眩
惑鐵鍊羅織畏清議之聞發掩象正而盡劉至如鳳城君之罹
禍亦由金明胤之誣陷流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知諺人罔極
慈母之所以見疑致維城之斯毀雖同氣而莫保尤有痛焉不
忍言者梓宮方臨外家之血肉狼籍囊書偽撰內庭之拷掠慘
毒非徒肆誣於內殿實是幸禍於孝陵有擢髮難數之罪無一

毫可紀之善脅制君父敢押銅盤之血滂辱宗祊至勒鉄券之名
神人之交憤極矣邦國之不亡幸矣然白日中天雲霓漸釋實
鑑當空魑魅莫逃肆先王開悟於末年痛奸凶欺蔽於初服量
移遠謫之臣稍釋連坐之弩雷雨之澤未霽存歿弓劍之痛處
纏臣民予以眇末之資叨守艱大之業仰體室考之志親承慈后
之教當丁卯之權同收用舊人逮庚午之庭爭略採公議李邕鄭
順朋林百岭鄭彦慈等奪其官爵柳灌柳仁叔等滌其逆名丁
未巳酉被罪之人復其職牒還其籍沒一國之人雖欲盡革先
朝之事未敢輕議顧輿情之益激抑天道之必復矧東朝親經
變故在當日痛燭情狀乃於一病之彌留命雪四人之冤枉予
於是詢及大臣即命復灌仁叔職名惟任瑠事體至重猶且持
疑第以國言未已衆怒有甚於水火王侯惟幾慰懷匪在於藥

戊寅

解國求其是天不容偽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命給任瑠職牒
罷衛社功臣收其錄券亟達懿殿且荅群情不吊降副未及領
教深深摧痛越茲布告於戲伸究討罪既終先王之意開國承
家永絕小人之禍云云始命大學金貴榮製詞意拙畧上曰此
是國家大事當詞明義備以曉中外豈
可草草如此乃
改命李俊白製
十一年秋七月牙山縣監李之菴卒之菴字馨仲自
号土亭自少寡慈
於物無吝滯稟氣異嘗或冬日赤身坐烈風中或十日絕飲食不
病性孝友輕財好施其於世上芬華聲色澹然也少孤從其兄
之蕃學贅于毛山守呈琅家讀書廣陵庄求油不得乃腰斧入
山斫松明照書端坐讀歲餘下筆為文詞如水湧亦不屑科業
一日謂兄曰我觀婦門無吉氣不去禍且及絜妻子去翌年禍
作其兄歿既服暮又心喪暮曰兄是戒師我為心喪耳受易於

花潭其僑寓主婦有姿色保其夫行商夫恠之佯出而瞰焉士
亭明燈讀易婦坐其傍戲之之菴據理呵責婦愧且泣其夫夜
扣花潭門曰來此讀書士真聖人也且陳其由花潭明日謝之
菴曰公敬德之師也親墓濱海度歲久潮嚙殖穀為防水計人
或議其不自量乃曰人力之至不至我當勉之事之成不成在
天為人子豈可委於力不足而不防後患乎功不竟就而誠則
不止也塋其祖也相師言子孫當出兩相而季子不吉之菴強
之自當其災山海山甫果一品之菴不達赤手廢居數年積穀
數萬散之貧民妻子常有飢色凡國內山川無遠不遍徃徃為
駭人異俗之舉布衣草鞋負楮而行或遨遊士大夫間傍若無
人諸家雜術無不通乘一葉舟四隅繫大瓢三八濟州州牧聞
其名選美妓薦枕持倉穀戎其若得幸當以一庫賞汝妓異其

人必欲亂之嬌侍夜無不至之菴不一顧州牧益敬重焉教侄
子最戒女色曰此而不嚴餘無足觀行為鉄冠脫而炊飯洗而
冠之李珣方以大諫辭疾之菴曰聖賢所為頗你後弊孔子稱
疾不見孺悲孟子不就齊王之召故後世之士多無疾而稱有
疾夫稱疾欺人乃人家慵奴之所為而為士者忍為之乎一座大笑及
珣還鄉之菴責之曰譬如親病極重為人子者奉藥以進病親
或怒擲藥碗則為子者其可退去乎其愈怒而愈進珣曰譬則
功矣但君臣父子無乃有間乎金繼輝問於珣曰譬仲或此於
諸葛亮何如珣曰土亭非通用之才比於物則是奇花異草珍
禽恠石非布帛菽粟也之菴聞之笑曰我雖非菽粟亦是橡栗
之類豈是全無用處乎蓋其性不耐久你事多有始無終且好
奇故珣語云然為巨室館流民誨以手業面諭耳提各周其衣

食其中最無能者與之未薰使作薰鞋董其役一日能成十對
販之一日之工無不能辦斗米推其刺以成其衣數月之內衣
食俱足而不勝其苦多有遁去者其教民食力如此是歲忽赴
任牙山患痢卒或云有老吏犯罪公曰汝年雖老心則兒也令
辦白髮為小童持硯而行吏取螟蛉沐進酒進
之有小記惡席窺人之小體邪思蝕人之大體人畏惡席而不
畏思邪何耶所居等以上平其上為亭自號土亭趙重峰曰李
之菴目見安名世之赴市則周遊海島佯狂避世是皆廟廟大
器濟世高才鴻飛脫弋枯落巖壑李栗谷祭之曰先生之降實
鍾秀氣水月情懷大美腸胃忠信感物孝友通神遊戲風塵泥
塗軒冕遇事沛然板上丸轉五車何用手指寸鉄知我雖耆積
威必發云胡一夜月犯少微椿折芝凋天日無輝○處士成運
卒連字健叔
号大谷志氣豪逸其學專務存養故其言有物其行有常

然終不為世用故退溪謂之隱成又惜時人不知其高聽松從
父弟也與夫人相敬白首如一日帝曰吾平生所感色與得二
者接人無貴賤賢愚各以誠意鄉人化服焉和光混迹猶恐人
知而風標介潔超然物外愛俗離清勝飄然獨往屢日而返佳
辰勝節或携冠童徜徉水石間酒醺以往彈琴詠詩調韻清高人
見其道遙山水獨立乎物外則但知其有幽情之操見其吟哦
雲月不屑俗務則但知其有古雅之趣而已若其遊心經史探
玩義理以自樂其所樂則人或不知也至其一門之賢如聽松
東洲牛溪板谷連芳并彩信乎成氏之多賢也其兄遇死於乙
巳之難自是益無意於世避居俗離山下林居四十年年八十
餘卒有西湖處士之遺韻詩曰春眠稱身瘦袖短古琴便手七
絃長十年嘗盡山中藥客到時聞口齒香又詩曰波乾龍爛死

松倒鶴驚飛地下妄思恐人間說是非蓋悼乙巳諸人也李粟
谷有大谷辭曰天賦純精雪月方潔不受世羈考槃空谷學務
存心琴超古音孰伴林居有鳥有魚羽儀先朝白駒遄歸廡懦
立頑百世是師○成悌元字子敬號東洲笑仙年十五六受大學於柳公
藕嘗苦習氣交戰窮日夜流汗滿體乃廓然自是思慮專精一
主力行為文汪洋大肆自成一家至於醫卜地誌無不涉躡嘗
與一僧較不眠十五夜僧到十三日不覺頽卧沉眠于敬徹十
五日後眠食如常龜巖曰為學必以聖賢為志為文必以兩漢
為高意氣超邁志尚堅確知之者以為有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
以為有仙風道骨飄然物外者矣古人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
者其在斯人歟東洲有才畧守報恩三年遭乙卯倭亂吐嗟兵
為一道先及其去官而卒也邑人追慕叙其善政為一冊留傳

忌日必祭大小齋素不敢肉東洲嘗言花潭南冥做得必速成
而易敗退溪做得則遲成而久遠我若為之可速而能久其
自負如此南冥南歸入俗離山訪成先生臨別期以明年八月
十五日會于海印寺及期大雨連日南冥冒雨至寺門先生已
到方脫簑衣云李澤堂曰東洲倘儻有大略通經學不事科業
飲酒放蕩時作狂態世謂之放成成大谷運養德山林徵辟不
起人莫窺其涯際二公皆在湖西名并一世士大夫皆尚之退
溪獨不之取曰大抵此皆老莊為宗今觀大谷集則有虛夫賚
醉鄉記皆方外語也○運從子允諧字和仲容顏確偉風質渾
厚居尚州圓通山下室二間置兩龕一藏書籍一藏藥方開小
塘植梅竹有詩曰梅花莫憊小花小風味長年見竹外影時聞
月下香其清適可想也為叔父後始寓板谷為王子師傳病通

趙重峰謂當代逸民仁齋成熹子聃齡不喜仕進以漁釣自娛有
詩曰把竿終日越江邊垂柳滄波困一眠夢與白鷗飛萬里覺
來身在夕陽天○李義健字巨仲生於綺紈折節力學天資恬
雅儀表玉立少時與朋友言志公言結屋深山中樹樊包澗雪
後萬選俱絕閉門高卧此至樂也聞者暑月若懷冰焉比之徐
孺子黃叔度云○十月改修孝陵見仁宗記○吏曹判書盧楨卒楨字子
王溪諡文孝公以孝其母六歲丁外艱哭奠廬墓一從其兄母權泣止之對曰子今
莊閭祀咸陽唐州祠六歲三年則八歲矣安有八歲人不服父喪乎與河西蘓齋字同
遊學宮再薦翰林不就講以親養求為知禮縣監母疾嘗糞既
葬廬墓或疑喪人不可與几筵異處楨曰朱子於祝夫人喪如
是其處事有據類此恭懿殿喪以刑判奔臨卒于京邸猶以不

得畢命松楸又以仍喪病致死為恨筮仕三十年在朝不滿三
十朔不繫家不蓄妾族榻蕭然歷典州府馴致卿相而澹泊真
率不異鄉野李栗谷曰楨遲鈍訥言而其中好善愛士故甚有
時望居家事母甚孝鄉人皆稱其善但無經濟之才不能建明
時事不能自守且不能擇辭受之節州縣饋遺無所不受至於
崔永慶不聽之時方以尹斗壽為貪縱永慶謂楨鄉人曰汝鄉
有尹斗壽其知之乎盧楨豈非尹斗壽乎聞者皆笑蓋介潔是
楨所短也○吏曹判書李後白卒後白字真少時犯路
連諡文清於方伯令製詩詩曰遠郊斜日眩東西撲眼塵沙因北風誤觸
牙旌知不恨浪仙從此識韓公方伯驚歎禮遣之按闈北莅政
清明務去宿弊然蠲減太甚郡邑凋弊科外誅求民始苦之林
悌有詩曰蕙折霜墜委塵一時清德動縉紳可憐陌道終難繼

相國醫民是病民作文會書院以文教道之小民有能誦詩書
作文辭者親與為主客之禮人皆競勸雖被西人之目而口無
適莫故後輩皆不忘之方有八相之望與盧稹交深稹之卒哀
痛殊甚至受暇省墓哭奠極因感疾一夜卒士林惜之金荷
潭曰後白清勤奉公時上問朴淳以判刑曹者淳乃薦後白特
旨拜刑判其為銓長務崇公道不受請托一日有族人語次示
求官意後白變色示以小冊曰吾錄子名將以擬望惜乎子若
不言可以得官矣其人大慚而退每除一官必遍問其可否若
所除不合則終夜不寐曰我誤國事時論謂後白公心近世無
比李栗谷曰後白居官盡職律身清高任至六卿寒素如儒生
只是局量狹隘非廟堂之器金孝元常曰李真只是六卿之才
至若作相我當論劾瑀曰李真果非相器但無人勝於李真則

安能劾其為相乎○兩司劾罷都承旨尹斗壽京畿監司尹根壽
吏曹佐郎尹現職時現與金誠一同作銓即議論矛盾遂成嫌
隙現之叔斗壽根壽皆在要津東人決意欲去三尹以防後患
而難其名金誠一啓以守令有載米行賂者上問是何人對曰
珍島郡守李銖銖乃斗壽姨弟故欲因此及三尹也遂銖下獄
鞠問而教曰只治與者不治受者可乎臺諫遂舉三尹名以為
受者請治其罪金繼輝甚不韙之乃啓曰尹某等俱以士類特
被擢用今其受賂虛實未可知也徑先招出三人之名泛請治
罪非公正之道於是年少輩群起咆哮弘文館啓遞繼輝出為
全羅監司李潑袖出彈文毛舉三尹家間隱匿据撫醜詆又謂
李銖之米接置於市人張世良乃托他事捕世良移禁府珍島
邸吏有與銖結怨者乃曰我若入獄獄事可成憲府即啓囚其

吏吏供以李銖載米百石置世良家分送三尹云而世良獨不
服上以邸吏既服乃允兩司啓罷三尹判義禁鄭惟吉語人曰
世良以輕罪被刑二十餘次此非法例我欲啓達而畏時議不
敢耳上以世良久不服疑銖獄不實特命釋之政院四啓覆逆
特命盡通承旨三司爭執不能得於是憲府上疏顯斥沈義謙
為小人金繼輝鄭澈為邪黨以防西人再入之路而東西遂不
可復合矣翌年以尹斗壽為延安府使辭陞上曰予之待卿不
以內外為間卿亦勿以內外為貳暫煩出守從當復召斗壽退
語人曰初意當久別天顏欲一仰視而及聞天語丁寧感淚如泉
竟不敢仰瞻矣仍掩泣不能止同坐莫不下淚○領議政權轍
卒轍字景仁廟大漸日以舍人持公事詣二相尹任則方於大
明殿上脫團領卧寢不覺悚然而退也李栗谷曰初金安老用事而

公忤安老陳復昌張甚而又忤復昌及李祿敗而公代掌銓元
衡黜而公旋入相君子以是知公之見重於士論也

肥

十二年知中樞白

上疏曰臣在草野竊聞縉紳間有沈義

謙金孝元分黨之說當時大臣與近臣議你鎮定之計啓為補
外之舉然朝著不靖浮議雲興稍涉於義謙儕輩者指謂之西
稍涉於孝元儕輩者指謂之東朝士皆入指目之中駁論一人
則衆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駁也薦用一人則衆必譁然曰
某是某黨故被薦也無用之以為私情而臺諫銓曹亦不能措
手足為士沉者雖欲慷慨論劾恐上疑其相攻擊也下疑其斥
已也東西二字是亡國之禍胎也士之特立者世不多見而庸
碎闇茸者亦不可用則今日可用之士皆入東西之目矣以東
攻西不可以西攻東亦不可若欲盡斥東西則是空殿下之朝

吏吏供以李銖載米百石置世良家分送三尹云而世良獨不
服上以邸吏既服乃允兩司啓罷三尹判義禁鄭惟吉語人曰
世良以輕罪被刑二十餘次此非法例我欲啓達而畏時議不
敢耳上以世良久不服疑銖獄不實特命釋之政院四啓覆逆
特命盡通承旨三司爭執不能得於是憲府上疏顯斥沈義謙
為小人金繼輝鄭澈為邪黨以防西人再入之路而東西遂不
可復合矣翌年以尹斗壽為延安府使辭陞上曰予之待卿不
以內外為間卿亦勿以內外為貳暫煩出守從當復召斗壽退
語人曰初意當久別天顏欲一仰視而及聞天語丁寧感淚如泉
竟不敢仰瞻矣仍掩泣不能止同坐莫不下淚○領議政權輶
卒輶由景仁廟大漸日以舍人持公事詣二相尹任則方於大
明殿上脫團領卧寢不覺悚然而退也李栗谷曰初金安老用事而

肥

公忤安老陳復昌張甚而又忤復昌及李樛敗而公代掌銓元
衡黜而公旋八相君子以是知公之見重於士論也
十二年知中一仁傑上疏曰臣在草野竊聞縉紳間有沈義
謙金孝元分黨之說當時大臣與近臣議保鎮定之計啓為補
外之舉然朝著不靖浮議雲興稍涉於義謙儕輩者指謂之西
稍涉於孝元儕輩者指謂之東朝士皆入指目之中駁論一人
則衆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駁也薦用一人則衆必譁然曰
某是某黨故被薦也無用之以為私情而臺諫銓曹亦不能措
手足為士流者雖欲慷慨論劾恐上疑其相攻擊也下疑其斥
已也東西二字是亡國之禍胎也士之特立者世不多見而庸
碎闒茸者亦不可用則今日可用之士皆入東西之目矣以東
攻西不可以西攻東亦不可若欲盡斥東西則是空殿下之朝

廷也必須調和使之寅協上優答令瞻書以備省覽○大司諫
李珣上疏痛陳東西分黨之由調劑之策且曰東西之說為今
大崇前輩士類亦多以清名自樹立者只是義謙自附士類而
乃以前輩皆諉之義謙門客則為前輩者不可亦辱乎後輩士
類亦多以學問名世得孝元之嚮慕者而乃以後輩舉諉之孝
元門客則為後輩者不亦羞乎東西之名一出而朝著無全人
亦可謂士林之厄會歟日者憲疏始顯斥義謙為小人西人為
邪黨議論之激極於此矣孝元臣所知也義謙亦臣所知也論
其人則皆可用也語其失則可謂兩非也義謙何人乃以外戚
欲預政事乎此則義謙之非也孝元何人乃不避嫌直詆義謙
自取報怨之名以來交構之舌乎此則孝元之非也今義謙則
已矣叔司之律廷及善士至於鄭澈忠清剛介一心憂國雖量

狹見偏病於執滯而論其氣節則實是一鶚比而乃加以邪黨
之名使不能於接跡於朝列金繼輝清白自守明練典故雖不
重不威病於輕率而論其才器則求之列卿未見其比而亦加
以簧鼓之誚使之退遜於荒野韓偓恬靜老成孝善愛士雖才
智學識有所未裕而論其心行則實是一國之良士而一言見
忤毀謗踏至使之杜門不出焉不論餘事只此三人之退已為
可惜時輩之意亦非欲盡斥西人只欲強定國是必使一時之
人皆曰東正西邪然後乃叔司之使不抗已噫朝廷者殿下之
朝廷也官爵者國家之公器也當以公論盡用一時之人才兩
人是非之辨有何大闕而乃以此定其舉措乎伏願下臣此疏
于公卿大臣使之洗滌東西惟賢才是用云云上以疏辭不伸
命適職於是三司紛紜駁論矣前冬白
通于珣使修潤其

廷也必須調和使之寅協上優答令瞻書以備省覽○大司諫
李珣上疏痛陳東西分黨之由調劑之策且曰東西之說為今
大崇前輩士類亦多以清名自樹立者只是義謙自附士類而
乃以前輩皆諉之義謙門客則為前輩者不可亦辱乎後輩士
類亦多以學問名世得孝元之嚮慕者而乃以後輩舉諉之孝
元門客則為後輩者不亦羞乎東西之名一出而朝著無全人
亦可謂士林之厄會歟日者憲疏始顯斥義謙為小人西人為
邪黨議論之激極於此矣孝元臣所知也義謙亦臣所知也論
其人則皆可用也語其失則可謂兩非也義謙何人乃以外戚
欲預政事乎此則義謙之非也孝元何人乃不避嫌直詆義謙
自取報怨之名以來交構之舌乎此則孝元之非也今義謙則
已矣叔司之律延及善士至於鄭澈忠清剛介一心憂國雖量

狹見偏病於執滯而論其氣節則實是一鶚比而乃加以邪黨
之名使不能於接跡於朝列金繼輝清白自守明練典故雖不
重不威病於輕率而論其才器則求之列卿未見其比而亦加
以簧鼓之誚使之退遜於荒野韓偓恬靜老成孝善愛士雖才
智學識有所未裕而論其心行則實是一國之良士而一言見
忤毀謗踏至使之杜門不出焉不論餘事只此三人之退已為
可惜時輩之意亦非欲盡斥西人只欲強定國是必使一時之
人皆曰東正西邪然後乃叔司之使不抗已噫朝廷者殿下之
朝廷也官爵者國家之公器也當以公論盡用一時之人才兩
人是非之辨有何大闕而乃以此定其舉措乎伏願下臣此疏
于公卿大臣使之洗滌東西惟賢才是用云云上以疏辭不伸
命通職於是三司紛紜駁論矣前及 仁傑通于珣使修潤其

疏珥為一段文字以送之許暉李文馨往見仁傑曰論東西一
款何以與李珥疏相合耶曰此議論出於珥手矣東人甚
怒宋應澗李拭等將論劾而權德輿不從互相避嫌王堂當處
置金守顥大言曰宋應澗必是小人欲乘機陷君子當劾逆李
山海李滌為兩全之論并請出仕上問於文馨對曰頃問

答以李珥通之矣他無所言仁傑乃上疏自明曰李珥修
潤臣疏矣宋之程頤代彭思永作牒王典禮疏代富弼作永昭
陵疏代呂公著作應詔疏故臣用珥文而不以為嫌向人無忌
臣豈敢以非臣本意聽人所教為此疏乎上於是始得其實而
王堂啓適應澗拭盧守慎問童蒙訓導朴澗曰宋應澗攻李侖
知外議如何曰李公不可毀也學徒遊吾門者三四百人試問
李公如何人則無一人不以為君子此輩是後日士林也一時

雖或妄毀後日公議其可泯絕乎守慎深然之是時東人浮薄
者必欲害珥而賴淳守慎字顥正色折之自是公論咎東人至
於攻叔獻則自今東人安得為士類乎東人愧屈不能肆意攻
西字顥滌因發調劑之論庶有和平之望識者謂珥疏雖見沮抑而
不為無助云○右叅贊白仁傑卒

子士偉号休世謚忠肅少孤母夫

人貧甚達夜執女工憐其終夜侍坐韜燈假寐誘令先寐一日
謝交遊書九容九思於座潛心靜坐居三月其友慎居寬見之
曰君容貌辭氣大異於前何修而致是乎師趙靜菴搆室宅傍
禍作即入金剛山及登第時革斥以靜菴徒櫛隸成均後入翰
苑故事政曹開政則藝文館一員詣政廳書其得失公以渺然
新進能復廢典執筆往書政曹甚憚之仁廟初臺諫有已卯之
士無非正直之語請抹曰薦科罷後復負丹楸入科塲者

疏珥為一段文字以送之許曄李文馨往目傑曰論東西一
歎何以與李珥疏相合耶傑曰此議論出於珥手矣東人甚
怒宋應澗李拭等將論劾而權德輿不從互相避嫌王堂當處
置金守顯大言曰宋應澗必是小人欲乘機陷君子當劾逆李
山海李潑為兩全之論并請出任上問於文馨對曰頃
一傑答以李珥通之矣他無所言仁傑乃上疏自明曰李珥修
潤臣疏矣宋之程頤代彭思永作牒王典禮疏代富弼作水昭
陵疏代呂公著作應詔疏故臣用珥文而不以為嫌向人無隱
臣豈敢以非臣本意聽人所教為此疏乎上於是始得其實而
王堂啓適應澗拭盧守慎問童蒙訓導朴澗曰宋應澗攻李侁
知外議如何曰李公不可毀也學徒遊吾門者三四百人試問
李公如何人則無一人不以為君子此輩是後日士林也一時

雖或妄毀後日公議其可泯絕乎守慎深然之是時東人浮薄
者必欲害珥而賴淳守慎字顯正色折之自是公論咎東人至
於攻叔獻則自今東人安得為士類乎東人愧屈不能肆意攻
西字顯潑因發調劑之論庶有和平之望識者謂珥疏雖見沮抑而
不為無助云○右叅贊白傑一傑字士偉号休
卷謚忠甫少孤母夫
人貧甚達夜執女工憐其終夜侍坐韜燈假寐誘令先寐一日
謝交遊書九容九思於座潛心靜坐居三月其友慎居寬見之
曰君容貌辭氣大異於前何修而致是乎師趙靜菴構室宅傍
禍作即入金剛山及登第時革斥以靜菴徒櫛隸成均後入翰
苑故事政曹開政則藝文館一員詣政廳書其得失公以渺然
新進能復廢典執筆往書政曹甚憚之仁廟初臺諫有己卯之
士無非正直之一傑請抹曰薦科罷後復負丹楸入科塲者

亦正直之人乎此指金明胤也後見明胤曰君是千百億化身
與許磁隣居契厚密啓初磁請白公具夕飯語其故多服誘脅竟
不從許執手曰子必死矣明日是子為君子我為小人之日也
鄭礪諫其父曰白公忠直若見殺父將得罪萬世順朋乃疏救
只適官丁未加罪沅安遠元衡敗起牧揚州民歌曰白雪之白
與君同白心乎愛矣胡不為傑上手札召之遂趨朝常命駕道
峰以寓景仰以其俸歸之院庫常與李珣論靜退優劣珣曰論
資稟則靜菴絕勝語造詣則退溪為優珣頭曰退溪安敢
望靜菴乎厥後薦成渾李珣而謂珣有輕率之病退謂人
曰渠短靜菴擬以退溪故吾言云然李栗谷曰仁傑少從趙光
祖學已卯後韜晦不事檢束而其中好善不衰也今上每重其
氣節眷遇甚優雖不能下學問之功而每與成李論學雖

老毛而不廢誠見雖差八十之年矻矻論學不談他事者只此人
也然憂國之誠至死不變而才非適用只喜慷慨立論而已成
牛溪曰白公之才比於園基有時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乳着
非可恃之才也金荷潭曰崔輔漢曾被劾於白公及白公為南
平崔以監司貶黜之明廟初臺議以崔於仁宗國恤扶掖將論
之白公曰風聞難慎君子不為已甚何可復錮人於聖世崔以是深
德之密啓禍起白公得免者崔之力也

十三年以鄭述為昌寧縣監述謹於禮樂律身甚嚴論議英發
屢除不就至是上來拜命上扣其所學且問治郡何先對曰
先修學政上曰名不虛矣

十四年掌令成渾承召入京上以其有病不可冒寒登道命
給馬轎不得已上來以病辭逆教以待差欲見勿為輕先下鄉

辰庚

巳辛

亦正直之人乎此指金明胤也後見明胤曰君是千百億化身
與許磁隣居契厚密啓初磁請白公具夕飯語其故多般誘脅竟
不從許執手曰子必死矣明日是子為君子我為小人之日也
鄭礪諫其父曰白公忠直若見殺父將得罪萬世順朋乃疏救
只適官丁未加罪流安邊元衡敗起牧楊州民歌曰白雪之白
與君同白心乎愛矣胡不為傑上手札召之遂趨朝常命駕道
峰以寓景仰以其俸歸之院庫常與李珣論靜退優劣珣曰論
資稟則靜菴絕勝語造詣則退溪為傑掉頭曰退溪安敢
望靜菴乎一仁傑薦成渾李珣而謂珣有輕率之病退謂人
曰渠短靜菴擬以退溪故吾言云然李栗谷曰仁傑少從趙光
祖學已卯後韜晦不事檢束而其中好善不衰也今上每重其
氣節眷遇甚厚傑雖不能下學問之功而每與成李論學雖

老而不廢誠見雖差八十之年矻矻論學不談他事者只此人
也然憂國之誠至死不變而才非適用只喜慷慨立論而已成
牛溪曰白公之才比於園基有時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乳着
非可恃之才也金荷潭曰崔輔漢曾被劾於白公及白公為南
平崔以監司貶黜之明廟初臺議以崔於仁宗國恤扶掖將論
之白公曰風聞難慎君子不為已甚何可復錮人於聖世崔以是深
德之密啓禍起白公得免者崔之力也

十三年以鄭述為昌寧縣監述謹於禮樂律身甚嚴論議英發
屢除不就至是上未拜命上扣其所學且問治郡何先對曰
先修學政上曰名不虛矣

十四年掌令成渾承召入京上以其有病不可冒寒登道命
給馬轎不得已上未以病辭逆教以待差欲見勿為輕先下鄉

辰庚

巳辛

尋引見于思政殿問大道之要古今治弊時政得失且曰欲見
顏色其勿俯伏渾起坐上 座取覽其札退疏再三勉留以宗廟令
入上疏極論時政得失以內贖命政院請下其疏于大臣有所
施行答曰疏中多議議大臣且欲盡取一國之制而紛更之此
則未穩而誠過亦難施行也○兩司劾罷水原縣監禹性傳吏
曹佐郎李敬中大司憲李拭性傳少遊李滉之門而負才氣持
詭辨陵駕士類自負經濟而行多玷汚洪渾成洛輩妄相推重
以為性傳得志萬物咸遂翕翕稱譽氣執甚盛敬中素無學識人
為銓郎頗有自擅之習掌令鄭仁弘風力絕人剛果自任至是
并劾罷之拭貪鄙無檢為人所賤且其孽屬之女為淑媛有寵
拭頗交通納賂聞者莫不憤嫉仁弘因拭因事避嫌將論述而
未果遂為之避諫院乃啓出仁弘而述拭○前江原監司朴民

獻有罪拿鞠尋赦之民獻按道時橫成民存伊穢母獄成民獻
所幸妓受賂潛囑民獻託以親問拿致營獄遽放之至是事發
鞠治以受賂故縱減用次律以宥旨前事只罷職○兩司啓請
刑曹判書尹毅中改正不允毅中以貪鄙見棄清議刑判缺命
三公陞品薦擬領相朴淳薦金繼輝鄭芝衍左相盧守慎右相
姜士尚薦毅中朴謹元吏叅鄭瑑謂當以首相薦首擬正即李
純仁固爭以為兩相俱薦為重乃以毅中首擬謹元次之毅中
受點大諫李珥啓以毅中不廉致富為清議所鄙謹元曾托疾
規避守凌官用心無狀請改正銓堂推考上許推考不允改正
毅中李潑之舅也謹元趨附東人者○左議政盧守慎辭疾不許鄭澈製進不允
批答曰大臣無可去之義而有必退之志則不可苟焉謀身以
負國也自卿爰立之日衆喜得人皆以為至治朝夕可見而式

至于今蔑乎無聞此何獨寡人之恥也正宜君臣相警飭躬補過之不暇尚安忍懷私計而忽大義乎議者以為此批荅近於論劾憲府至請推治未幾上手教勉出曰惟卿山川間氣星斗文章學傳伊洛之脉道為儒林之宗黃閣十年隱然有喬嶽之功九鼎之勢以予不穀免於顛沛者誰使然耶卿昔在瘴海沈淪于外天其或者動心增益出為大用逮予叨承爰立台輔是天以卿受予也方切仰成之際遽見求退之章卿以予為不足為也如以為有過也明以誨之予將安意以承守慎承教感涕出而視事○智陵大臣以為上下當素服三日李珣曰智凌是君上之祖先於百官無服喪素似過矣○兩司請罷青陽君沈義謙不允時有流言稱義論於上宅宗時潛圖起復欲以專擅權執仁弘尤憤曰義不可與此賊同朝即欲論劾

李珣以為此事不近人情今若論劾則人心疑惑惹起不靖力止不得乃口占啓辭曰沈義謙曾以外戚久執國論貪權樂勢積失士類之心近年以來朝論渙散不能保合者宗此人所致公議不平而益甚請命罷職以明好惡鎮定人心且謂仁弘曰後日啓辭必依此不可追增句語仁弘口諾而心不然之翌日啓辭稍過激而且有援附士類以助聲勢之語上問士類何人仁弘遽對曰義謙與尹斗壽兄弟鄭澈等相共締結以助聲勢珣責使更為分疏仁弘屈意引避於是兩司難於引置互相引避珣與成夢升亦避嫌曰澈與義謙雖曰情厚而澈是剛直介潔之士其氣味心事與義謙迥然不同本非私黨也但疑疑士論過激屢發不平之語實非為義謙也鄭仁弘既不知澈又不能深察曲折倉卒回啓以澈為締結義謙有若私黨者然言雖過

案而其情只是直舉所聞而已故欲引此請出而權克智洪汝
淳固執以為澈之心事有不可知不從臣等之議云云請逋正
言尹承勳乃引避曰夫人之取友必志同氣合然後最相親密
既曰情厚則其氣味心事向有迥然不同之理此則救解鄭澈
不得已為此不成說話也臣以此欲論逋李珥等而同僚不從
請逋答曰爾言妄矣李珥等之見亦一道也以此角立必欲擊去
之汝何人也珥曰三司皆無公論我不可無言詣闕避嫌曰鄭
澈則剛褊扶隘不能容物疑士類之過激屢形於辭色士類亦
不深究澈之心事而詆斥過實如使澈也虛心反已無所怨尤士類
無沈於迹而徐察其心則和平之福可冀而保合之計可行也
今乃不然士類之疑澈愈甚而澈之不平愈深加以造言生事者
交構兩間使之轉輾阻隔澈固不是而指澈為黨義譴亦不得

為公論矣彼尹承勳者有何識見不過承望風旨為趨附之計
今命通承勳而兩司無寧靖之時不如命逋臣等云云諫院又
以既被其論反加詆斥請命並逋憲府弘文館亦請逋珥答以
忠直之臣為輕躁者所擊去而若不發其肺腑顧之而已則是
謂昏君亦非爾等所願也遂不得已逋珥等默承勳為新昌縣
監朴淳歎曰年少輩識見不高如叔獻可你儒林宗匠時輩皆
聽命而乃以不關之事爭辨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謂逸鹿而
不見泰山也鄭澈自時輩起張世良微心常不平屢形辭氣醉
後之談多短時輩與李滌乘醉相詬交道遂絕至是時論詆斥
乃棄官歸鄉上謂侍臣曰鄭澈乃介潔而盡心國事者也予謂
其人狹隘必與人寡合今果然矣若以為小人則渠心不服矣
○吏曹以金孝元擬司諫望上曰致朝廷不靖者此人也庶職

即署足矣何可擬諫職乎李珣勸朴淳救解而上終不釋然也
○大司諫李珣上劄諫變通弊法改正貢案併省州縣久任監
司去私朋以和朝廷下其章于政府○兩司論邊右議政鄭惟
吉惟吉於李樛用事時不能特立有流循之失及拜相物情不
快為時輩所劾適○以李珣擢拜戶曹判書上返訪珣災之策
珣請設經濟司以大臣領之而擇士類曉達時務者與其選凡
有違白皆下其司商議定棄以革弊政則天心庶可回矣又曰
祖宗良法之廢而不舉者修舉之近規之貽患生民者革除之
新策之可以利國活民者講行之日有所為則人心漸可復世
道漸可面上不肯從○以金貴榮為左議政鄭芝行為右議政
十五年大提學李珣撰進學校模範先是珣進言士習偷薄師
道廢弛之弊上曰擇師養士之規作事日以進乃以擇師養士

壬午

為題目又作學校規範十二條以補學令未備者與三公商定以
進答曰用意甚勤從當舉行又命製進人心道心說善惡幾圖
及金時習傳又教曰予欲講綱目可選才臣以備顧問珣以李
恒福李德馨吳億齡李廷立李燦應選燦卒鄭昌行代之○以
李珣為右贊成珣上萬言疏極陳時弊曰世汚於循俗績敗於
貪志政亂於浮議民窮於積弊此四者其大目也且曰臣之每
達於經席者是改貢案省吏負久任監司三者耳所謂改貢案
者列邑土地人民大小不同而貢案之定無甚差等多非土產
百物皆辦分納各司刁蹬之弊害歸於民胥吏弋利而公不用
加焉且近來稅輕有如額道一歲之入不能支出每以宿儲補
用二百年積累之國今無二百年之食豈不寒心臣意若改貢
案付之能手善於規畫只以土產均敷平定使一邑所納不過

二三司則元八之數別無減而費則可除十之九矣如是寬舒民力慰悅民情然後量宜加稅則國用可以漸裕矣改貢案非獨為民實為經費也所謂省吏負者設邑置宰只為牧民而今者邑夥民少多擁虛器吏民之困日甚一日除拜之際亦難擇人今若擇數三殘邑之接壤者合而為一則民役可減三分之一慎簡守令亦易於前矣所謂久任監司者監司為一道之主久於其職與民相信然後王化宣焉弗令行焉今則不然監司只任一暮不以家眷自隨故人皆厭之受命之日已有謝病之計苟淹數月終以疾免故一道常若無主政無所寄民不被化令若於諸道擇巨邑設管使監司率兼為邑宰久於其位如兩界之例而別簡朝臣之心存經濟可以牧民馭眾者往歛厥職責以成效則四境之民可蒙實惠矣上答曰觀卿上疏俱見忠

懇非不欲策勵有為而眇眇寡昧才識不逮以至於今事與心違予亦竊歎焉當警省留念焉後數日八侍復陳修已治民之道上欣然酬酢討論竟日自是每申前說曰用臣之策三年不效則請伏欺罔之誅上問左右掌令洪可臣曰比之此殿屋本是祖宗所創若歲久頽敗則其可曰祖宗所創不可修改而坐視其頽敗乎必是鳩村聚工朽者改之毀者補之然後方得重新更張之策何以異此上然之○大司憲金繼輝卒繼輝字重晦黃右相國光曾孫丙戌生十五博極經史諸子在銓曹激濁揚清時金汝孚以檢詳欲陞舍人謂其母病將死涕泣求哀而歸宿娼家公與諸公共斥之汝孚乃諉於元衡以家禍士林公遂門黜退居連山墓下明廟末創請建儲按闕西建箕子書院建寒暄靜菴書院於熙川以宗系奉使還入侍經筵粹中風昇還

家卒李澤堂曰繼輝天資英偉處心樂易不規規於細行曲謹而先立其大者故雖無踐履工夫所見超邁暗合道理聰明強記通練典故明於知人敏於政事有經濟之才時補為公輔之器通顯三十年門庭如布衣時自少以文名致身當權奸之世廢斥者十數年上之初政首被登擢論議激揚朝廷推重上亦眷注異常至是八晝講粹中風昇歸家因不起上嗟悼賜棺槨以葬繼輝雖被斥以黨目然清儉寬厚之德為眾所服雖小人不敢甚怒而醜詆至於博覽強記聰察如神則為國朝第一柳於子曰粟谷常補重晦學識該通德量恢弘可任經濟屢以言於上而竟不能用識者恨之幼時伯父庶尹公取養之擬以為後公曰禮為人後必以支子國法亦然吾是吾家長子出後則與翼相之所擯何異庶尹感而聽之然服喪三年以報養育之

恩與青陽沈義謙比屋情厚沈乃仁順之弟明廟末退黜權奸李樛尹元衡而己已遺直之竄謫者無不召還使名流布列清議恢張者皆義謙之力也金孝元當路顯斥沈以戚里沈甚孤危如李山海之最相好者匿其跡而倒戈公歎曰沈之在朝別無罪過而有扶護士林之功何可以人言而有間待之如初以思卷之少許可以稱以當代第一人物而以止於斯為國深痛尹月汀嘗言庚辰辛巳間粟谷欲更擬三司柳成龍止以姑徐未幾公下世矣又曰李山海來見公謂人曰此人如老狐不知此後捉了多少人也又曰歷訪粟谷于花石亭粟谷曰今相位有關時論皆歸于膺季真然必欲求真宰相則重晦其人也又聰明罕古今讀書十行俱下嘗按湖南牒訴數千丈使善讀吏數十人一時讀過皆覆其牘只令反而題之辭旨俱當亦不一

錯如有疊呈者聞其名輒發其奸史民咸以為神赴中原通州
路過一人賣十九全史其卷六百一覽無不曉然亂抽帙試之
問無不應又引市人求書肆異書連車輸置館中日夜覽盡而
還之市市中諸書旬日讀之殆盡對人論談瓊瓊羅穿中象村曰
公按嶺南時列邑簿籍一閱便了吏失一邑軍簿公命執筆只
授其名盡厥數不一爽焉又識見高明先處未物百不失一嘗
某人執政則必用某人夫為國害又曰某人之害不若某人之
害為尤重人有疑之者公曰不多言過八九年君必見之後皆
如合符戊辰間忽歎曰洪曇為吏判金判書公從叔鑑殆哉洪與金
極親必引為大憲則必斥士類而自敗矣金果為大憲白上曰
今所謂士類幾為已卯矣舉措驚駭遂被門黜少與朴啓賢李
俊民李遊會槐院諸公曰誠言吾等之前程公笑曰君沃鬻子

未發

修後為兵曹判書而修後於沃矣又曰叔膺遴則與魚瑄之瑄
同矣其後朴李先後為兵曹魚李皆以守陵官陞判書又嘗於
朋座間戲謔曰時流方推李滌等而皆不足闕惟龍乎為最難
蓋許之也時柳龍未顯而能知其將來如此
十六年兵曹判書李珥引病乞解不許上因教曰兵政之散久
矣更張改記是卿志也誠能出奇運謀革盡流弊作為養兵之規
於國家幸矣○北界藩胡作亂陷慶源府北兵使李濟臣連狀
告急以鄭彥信為都巡察使率諸將赴援以府使金璪判官梁
士毅失守遣宣傳官鼎示軍前賊復寇慶源穩城府使申砮擊
却之又圍訓戎鎮作衝橋四面攻城城將陷砮間道赴援以一
箭射殪賊酋胡人相驚曰穩城令公也揮弓而退砮乘銳追之
直搗部落焚其穹廬而還時諸鎮藩胡皆叛獨穩城胡不叛蓋

眠砥武勇也砥常鍊鉄騎五百沿江馳獵捷疾如神時昇平日
久兵不知戰及見砥戰比有一乃敢野戰得保六鎮申砥倡勇
也○二月兵判李珣陳時務六條一曰任賢能二曰養軍民三
曰足財用四曰固藩屏五曰備戰馬六曰明教化下其章于備
邊司又啓言經筵則講後啓事每值日晏請於燕閑之時賜對
盡言上許之臺官權克智黃暹等以無時請對慮有後弊論斥
答曰爾等欲使君臣阻隔心術可知珣上疏乞達不許○三月兵判
李珣上疏極陳時事略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先治其本者似迂
而有成只事其末者似切而反害以今日之事言之和朝廷而
肇弊政者其本也調兵食而固防備者其末也末固可舉而本
尤當先所謂和朝廷肇弊政者何謂也自古為治之君必先正
心以朝廷朝廷既正士類協和然後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

之美今者朝廷之不和與沴之存臻誰任其咎無奈殿下正心
誠意之工有所未至而用舍舉措之令未得其當歟自東西分
類之後形色既立徃徃以同異為好惡而造言生事者交構不
已措紳之主論者多是東人所見不能無偏而其流之弊或至
於不問賢愚才否惟以分辨東西為務非東者抑之斥西者揚
之以此定為時論於是士類之初進輕銳者知發身之路在於
攻西故爭起附會傷人才壞士習莫之禁遏嗚呼東西二字本
出於閭巷之俚語臣嘗笑其無稽豈意今日為患滋甚乎觀人
之道只分邪正而已何東西之足辨乎如臣初非得罪士類者
也只欲調劑兩間共為國事而士類之不知者誤指為扶西抑
東一被指點漸成疑阻百謗隨之終至於館學之儒亦或輕侮
且念士類固過而多出於識見之差非必挾私誤事也一朝覺

悟則其間儘有可用之才而間有一二人知臣本心故龜勉遲
回必欲諧之同寅協恭之域嗟呼鳥獸不可與同群臣捨士類將
誰與集事乎臣今竭言固知益忤時論而展盡底蘊如此者殿
下之畧見形象未究實狀若遂疑臣隣盡為朋黨則恐為士林
無窮之累必須明辨極言且陳救弊之策然後士林得安而公
論得行矣嗚呼上下未孚措紳不睦國是靡定浮議橫流聖明
在上雖無士林之禍安知後日不測之變實萌於今日乎南家
沈貞寧有種乎伏望殿下廣召大臣臺侍明諭聖旨俾改介辨
東西之習陟罰臧否一修公道消融蕩滌鎮定和如有執迷不
悟者則裁抑之懷私強辨者則斥遠之必使人心所同然之公
是非得為一時之公論士林幸甚今之議者托於得人之難每
過發通之論然而漢高之蕭何唐宗之魏徵宋祖之趙普此豈

伊傅呂葛之徒乎不過其取一時之尤者耳如使三帝置三人而不用
必得伊傅呂葛然後始欲為國則伊傅呂葛卒不可得而四百之業
貞觀之治天下之定無與共創者矣今之人物視漢唐猶且耿耿然
如欲取一時之尤者則代豈乏人乎在殿下委任與否耳惟我世
宗大王東方聖人也用人由己立法圖治惟賢惟才不問其類故
南智出自門蔭而以黑頭拜三公金宗瑞顯被物論而以獨見開
六鎮起遷不日者謂意當至卿相而位補其才則終身不改久任
累年者意謂官止於此而一朝陞擢則不限階級祖宗率由成憲
人才之不由科舉者多至卿相當時不以為忤後世稱為美事未
聞錮門蔭以限職者也門蔭尚不可錮况守道尚志之士寧可後
於決科之士乎頃年命使未出身人得為憲官清議甚愜而俗見
疑之不意還寢士類失望人才不進自今伊始伏望殿下亟回前

見復遵舊憲側席求賢致誠盡禮未至者期於必致已至者期於必用國家幸甚若輩弊政則臣從前所懇在於改貢案改軍籍併州縣久任監司四條耳改軍籍雖家允許而不敢始事者不改貢案則雖改軍籍養兵之策必不見效至於併省州縣則本出睿思而施行不難且或分或合代不絕書頃日黃州判官之革也吏民亦蹈舞二邑為一與革判官一也若久任監司則元所汲汲兵營之設於巨邑使無邑宰者最為蕪復軍卒之良策而先須久任監司然後始令兵使率眷故耳議者或以騷擾為憂而此事皆自朝廷商確勘定而已民無升米尺布之費何與民而有騷擾之患哉若量田則不能無小撓故必待豐年乃可舉行貢案之改必後於量田云者此亦不然貢案固當以田結多寡均定矣量田之後田結增減豈至大相懸絕乎先改貢案隨後量田亦何害哉所謂調兵

食而國防備者雖是事為之末而亦不可緩也臣之愚計前者既緣而復止到今尤無他策募庶孽及公私賤有才者使自備餼糧入防于南北道北道則以一期為限南道則以二十期為限使應募者象而使兵曹試才而遣之庶孽則許通仕賂賤則得免為良私隸則必本主呈單于兵曹然後乃許試才使無叛主之奴其代從自願擇給如無武才則使之納粟于南北道以遠近定其多寡之數而許通從良亦如武士焉則兵食稍可以備禦矣李施愛之亂賤人輸運軍器者皆得從良庶孽從軍者得赴科舉此是世祖權時已行之規也伏望殿下斷而行之嗚呼無狀愚臣遭遇聖明狂言妄語前後屢陳踈謀謬策十一不一施主憂臣辱晝嗟夜啼義當奉身退守愚介誠以受國厚恩糜粉難酬臣不更言臣有厥咎伏望聖明憐察採納焉答曰國事賢大臣自當任之南行為臺一之已甚寧忍再誤貢案

事朝論不一不敢更改軍籍惟在卿設施如何耳省州縣事卿勸不已
當試之久任監司亦當從卿策先以兩南試之庶賤許通事當更問
于備邊司四月復命許庶賤許通許良自備裝戍邊滿三年許通良
又庶孽納米于邊亦得許通良妾子賤妾子所納有差等珥又以兵
曹軍士闕畚贖布積置稜庫官負用如泥土司贍司所儲布充輸邊
為裝者將盡請盡用贖布助輸又請以軍資監所儲布充戰士衣
減百官祿以給戍卒妻子之糧○北兵使李濟臣卒于謫字濟臣
應甲子文科以書狀官朝京譯胥徒隸不束而栗宰蔚山下車而
清道穀七萬車運馬輸繹於道為北兵使藩胡陷慶源濟臣哀兵
指授逐之疆外焚部落四百五十斬首百餘級慶源之敗謂惟怯退
縮不即救欲置之法上屢斬之竟論以金璫行刑時留標信三日棄
君命當死上特貫死貶嶺山卒臨終吟出師未捷身先死之句宣

廟嘗因知申李反直之言教曰李濟臣之貶非坐軍律只留標信
三日耳當慶源之變能驅策諸將藩胡部落幾行誅滅藩胡至
今殘破奄奄國威小伸當此廷臣欲效和議之日濟臣若在必能使
君父紆憂此予中夜而起拊髀而歎也况其清節可尚欲贈兵判
官子致祭廬守慎謂贈職太過只祭其墓李白沙補其狀貌魁
傑器局峻整當官抗議未嘗挫抑嘗為兵即賜直盡分窮族久久
成例親戚亦習為常或時催促日期日已晚老爺何不令賜直耶
申衆材稱其自火不俯仰隨俗見人有冒竊虛名誑世取利祿者
貪邪奸佞煬竈求媚悅者必顯攻面數乃已惟許以氣槩者吐
肝肺相見急其急憂其憂不以炎寒陰翳貳之也常謂子分曰
人有富貴利達之心不如學也財物視之當如糞土故生公家者
雖童孺婦女無不貴義賤財公歿之後其訓猶不斬○以成渾

為吏曹參議賜銀帶○宗室慶安令瑤請面對力陳東西金黨柳成龍李滌金孝元金應南以東人之魁多專權之迹請加裁抑兩司劾罷不允○六月兩司請罷兵曹判書李珥不允時批發射事赴北珥議同僚一等精壯備邊二三等募令納馬兌行俾兩便公私時發軍日迫一邊啓請蒙允一邊下令募納事機無滯矣一日因邊事命召珥即詣闕適眩疾扶入內曹直舍承旨以聞即遣御醫省病使退去調理於是兩司交章以軍國重事先行後聞專擅權柄承召入闕在內曹咫尺之地終不詣政院驕蹇慢上請罷職不允珥六疏辭職答曰自古賢臣之欲行其志也其有謗毀固是常態所以寥寥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工業者絕無而屢有卿亦親聞嚮者之教乎予命之退然後可退丁寧一言鬼神亦知之卿何忍今日欲辭去也非但兵務墮廢國事日非去

春北方將士之功至今未領誠恐將士之心由是解弛卿其速體予意勉強就職三公詣闕啓請敦諭出仕珥辭疾不許乃出謝啓曰臺諫既以專擅權柄驕蹇慢上為臣罪目則是極罪也臣罪虛實豈合置而不問伏望舉臣之罪啓詢左右及諸大夫使之稱量以為可貴則敢不跪勉隨行以為實犯則流放竄殛臣所甘心於是三司李景璠洪汝諱趙仁後成泳宋應灝柳承慶鄭淑男李徵李澍權德輿許筠尹承吉又以臺諫論劾先自疑忌至以大臣不擯臺諫為非又請左右大臣稱量輕重有若決勝負者然其蔑公論無臺閣為如何哉或避或啓轉輾層加上教曰李珥萬無出仕之理兵務甚急姑適其職何如三公皆以姑適為當回啓答曰兵判可速適嗚呼李珥其好歸鄉閭高卧白雲誰得以羈縻哉珥得此教即故坡州轉向石潭海州○命革罷吏曹即官薦望法○甲山府降鬼妖

其狀睚眦然鉅盜蓬髮左握鉞右握火邑發卒擊鼓以禳之朴
枝華齟聞之曰不出十年國大亂始於南方後十年壬辰果有
倭亂○以金誠一為羅州牧使其為御史時誤薦金磁敗軍覆
城特教補外○護軍成渾上疏曰三司舉劾前判書李珣加以
無君誤國之罪刑政之失無大於此夫珣之為人疏通明敏天
分甚高少有求道之志慨然以學自勵於衆理雖不能周偏而
義理大槩不可謂無見其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惟知有國不知
有身急於濟時不以溫飽為念者乃其平生所素有也雖然氣
質如此故其病痛亦有之惟疏通故有羣有之病而少沈潛鎮
密之氣其性白直迂愚故絕無修飾外貌調適人情之態志大
而濶略於細微自信而不循守時俗是以愛之者絕解而笑之
者多憂之者固少而嫉之者衆矣且與時論不同屢陳疏章深

論時弊以其觸實故益為時人所忌且論薦鄭澈以為可用以
是尤不合於衆情至於論劾中納馬免防一事則珣見乙卯倭
變時赴戰軍士掠馬於都中以是為憂初欲啓請而又不料納
馬有無不敢先請而先下令此固珣之罪也然謂之專擅國柄
則非其罪也不詣政院乃眩暈重發之故耳謂之驕蹇慢上則
非其情也聖教委曲諭珣供職珣於是不勝悶迫以請稱量其
罪之輕重者只欲開出仕之路以承上命耳若無出仕一節則
珣豈敢為啓辭乎珣之不敢易出乃所以畏公論重臺閣而反
以為輕臺閣蔑公論不亦異乎三司之論初因微罪而加以無
君誤國之名又因此名而將欲據法請罪必是置死地而後已
也伏願殿下下臣此章于公卿使下其忠邪商議其得失使朋
諛奇中之禍不作於今日則宗社之福也答曰觀爾上疏忠憤

激烈如使姦諛聞之足破其膽信乎君子一言為國輕重也○
以願議政朴淳兼兵曹判書傳曰當此事憂兵判沈守慶有才
智而恨衰老依祖宗朝例恨北方平定間願相無之叅決軍務
○命召三公示成渾疏曰當李珣之排擯誰所為耶其朋奸之
類又誰耶其辨別以啓朴淳曰珣憂國安身赤心靡他近與同
事備局益見其才大且曰宋應漑許筠與珣有嫌不可同叅其
議而不避甚為非矣金貴榮曰人有內邪而外善外和而內惡
者今珣之心術未能的知不可輕以小人目之亦不敢以君子
譽之成渾欲探言根而罪之若然則雖權奸用事無能言者傳
于政院曰予以不知忠邪是非問諸大臣而左相金貴榮憚於
甲乙乃敢為依阿苟容之態曾見自古大臣有如此者乎都承
旨朴謹元等覆逆又下嚴旨貴榮因是辭通大諫宋應漑啓曰

李珣本一縑髡也浙棄君親得罪人倫化身還俗養權門上
舍謁聖之時多士羞與為列賴沈通源遣其子錡奔走先後乃
得行之出身之後為沈義謙所薦拔得通清顯義謙於珣有成
就難忘之恩珣於義謙有聲勢相援之力觀望時勢攘臂倡言
以調劑保合之說蓄鼓一世其在鄉里亦不以廉恥自守列邑
賂遺輻輳其門雖海澤之利官般之稅無所不占至於舊都公
署代名受出僉知奉訶世耕之地非理抑奪至於其兄打殺奉
訶之奴而官不得問大諫赴召之時公然受進百石於珣經之
邑輸送本家其行已無狀一至於此而朴淳乃交口稱譽矯誣
殿下珣之本心如是故當國半載恐及蒼生秉銓一歲濁亂仕
路真所謂賣國之奸也至於成渾則為朴淳所薦揚與義謙世
篤親好至與珣情踰骨肉故惟知有此三人而不知有公論金

貴榮非不欲辨別以啓而不敢以為君子者其意有在慶安之
面對外間流聞皆謂珥等所喉大抵此輩只知死黨不知有嚴
下敢為誣上行私至於此極臣實痛之命適差特旨以應漑為
長興府使許筠昌原府使堂劄極論朴淳李珥成渾相為締結
之狀兩司列淳十罪請罷職不允應教洪迪疏論朴淳等三人
申救應漑等三人特旨金孝元為安岳郡守權德輿星州牧使
洪迪長淵縣監八月王子師傳河洛上疏訟珥曰今日珥去明
日淳去又明日渾去數日之內家鬣遯荒山人去國患好同車
氣像愁慘聖上孤立無敢言者朴謹元啓斥答曰爾等欲杜塞人
言掩蔽聰明如是而欲為何事耶生負柳拱辰等四百六十二
人上疏伸辨答曰今觀疏辭忠謹激烈爾等義氣如此何憂國
事承旨朴謹元金悌甲李元翼成洛等啓斥拱辰傳曰仕進承旨并出送

適差八直衛將鄭復始權孽倣承旨察任兩司

李際洪汝諄尹承吉李徽李景

璫許鑑朴承任李希得權浹沈盛李樹

劄斥拱辰救謹元答曰宋時六賊當朝李

綱去國太學生陳東等上書極論千載之下聞其風節尚不覺
投袂而興起今茲館儒倡義抗章其忠肝義膽凜凜有不可犯
者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
而太學公論焉得而廢也况其正直之氣邁青松而挺孤節者
哉予以千乘之尊尚且屈已下之彼么麼數臣暱伏近密恣為
朋比掩蔽聰明是欲踵黃潛善所為而兩司反為伸救耶生負
李廷友等疏斥成渾李珥幼學申碟疏下曰妖邪輩窺殿下深納
儒者之言陰囑其子弟親舊之冠儒冠者使之呈疏內則朴謹
元擁蔽聰明外則金應南禹性傳洪渾金瞻金晬輩專擅朝權
私立黨援脅制君父有嬰兒臣言不公請斬臣頭寧與渾珥同

日死也答曰直哉若人也爾第砥身守邊疆虜不敢近爾又奮
不顧身抗疏斥邪是何爾之一門并出忠義為國報效若此也
三司合啓朴淳事答曰爾等以義謙為宰於國中凡一時名臣
賢士之異於己者必擠陷於其中願相之為人松筠節操水月
精神忠勇之度輔溫雅而成性清慎之德掩白玉而振彩然其
視義謙若將浼焉云爾則予亦不敢保焉雖論之十年豈有可
從之理乎特旨以洪汝諄為昌平縣令洪進龍潭縣令金瞻知
禮縣監金粹鄭昌衍吳億齡為銓郎慶尚儒生河沆上疏數李
珥五罪全羅儒生徐台壽等疏下又言韓賊事傳曰成均博士
韓賊念館學陳疏柳拱辰等多數停舉此前古所無之舉下義
禁府推鞠傳曰兩司并遞差上命二品以上八侍問朴謹元等
遠竄何如皆曰聖明之下不可以言獲罪鄭澈進曰此人等不

可不明示其罪以定是非上以親札教曰宋應漑許筠朴謹元
等以儉邪之性斗筭之才締結浮薄之徒作為朋比之黨互相
汲引盤據要津或蔽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傾陷大臣排擯
忠賢朋比之迹已彰尚稱公論挾憾之態盡露自謂直節事皆
罔蔽言實誕誣忠良屈抑惡已極於濁亂群小得志罪難追於
誤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尚寬肆市之誅薄示惟輕之典應漑
竄會寧謹元江界許筠甲山特旨李暨長興府使朴承任昌原
府使金應南濟州牧使以鄭惟吉為右議政鄭澈為禮曹判書
李友直為大司憲九月大諫金宇顯等啓救三竄以為應漑許
浮躁輕銳彈劾之辭大不着題謹元多陳冗雜之言以致聖心
之疑修撰金弘敏疏斥李珥答曰以李珥等為黨其能以此動
予乎噫苟君子也不患其有黨而唯患其黨之為小人也予欲

法朱熹之說欲入於珥渾之黨自今以後爾輩以予為珥渾之黨可也若有詆斥珥渾者則必罪不赦○判敦寧李珥退歸海州上疏自劾答曰噫天不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之為人而不得於時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降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也天之於卿可謂曲成而玉汝矣人言之嘵嘵不滿一啣卿何足介懷嗟呼世已降矣時已澆矣鄭聲亂雅傾軋成性殺人之謗亦及於曾參則其母之不為投杼者幸矣卿不可速來見予兼陳懷抱○黃海道儒生柳滂春等上疏不采應漑啓曰珥之居鄉也辭受取與無非合義嘗著擊炭要訣其一條曰為士而受守令之餽則是犯禁也安有以此勉人而不免於已乎且珥家有書齋學徒鳩材糊立群居受業供億無資故其時監司給以營般漁鹽以為朝夕供士之費此倣於豐

基白雲書院之規豈可以養士之物謂珥之自占乎且非理抑奪云者珥兄璠於白川得海澤閑地已受立案為奉訢所奪璠訟克之珥聞其怨罵勸兄棄之以兄之所為歸於珥諉者之功也公署代出云者開城惠民局外有空室璠嘗以陳文書呈層層折受層層不許璠亦不得此豈與於珥至於受穀百石殺人海澤等說不過應漑做出云答曰觀爾疏章忠義奮發可謂未死奸諛骨已寒者安得若爾輩置之朝廷也應漑已從末減薄示譴罰矣○特除成渾吏曹參議○院啓論李景璫李徵論事并當請罷又論鄭澈以剛褊忌克之人交構煽亂使士類分裂又乘時傾陷無所忌憚觀其處心積慮必欲生禍措紳請罷職答曰是不過欲去鄭澈而并及兩李使予見之認以為和中之論耳兩李依啓鄭澈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有其舌也直故不容於時見

憚在人耳若其當職盡瘁忠清節義草木亦知其名矣直所謂
鷄班之一鷄殿上之猛虜也頃所引對讜言斥邪予固知今日
得此誘故即面諭於澈其果然矣若罪澈是朱雲可斬也○領
議政朴淳上劄辭職答曰卿清慎雅操愛人下士正色立朝允矣
鎮物之喬嶽忠幹許國展也濟川之舟楫方切倚任之志詎容
休退之告○特旨以李珥為吏曹判書屢辭不許珥自海州入
朝謝恩後上疏陳冒居重任有四不可即引見慰諭珥因請三
竄須從寬典韓馘之置死律太過又言鄭汝立斬點事上曰此
豈可用乎又言鄭述可用上曰召之不来奈何徐當更召上曰
金字顯何如人珥曰善人而是非不明之人也○吏曹叅議成
渾入朝尋特除吏曹叅判右議政鄭芝行卒芝行有疾上遣承
旨問所欲言芝行薦李山海有公輔之望可大用且曰無係好

惡之偏永享和平之福又使錄事啓曰朴淳被論恐不無自取
然淳自妙年以名節自持三司所論恐是太過又遺啓曰大槩
論是非則彼此皆有之以忠邪辨別則均是士類且李珥其志
大矣其才敏矣但其性率易疎濶偏執已見喜於愛更若獨任
則未免有誤國之患又曰兩司玉堂其言過矣然以言為責者
其所失不可不為糾刻而言之過澈古今言官之常事請以文
彥博唐介故事處珥且曰珥能聞過為幸反求諸已變化氣質
成就德器則安知今日之多口還為珥終身之藥石也上教曰
啓辭荒雜無倫不足備觀况既起草則何不即啓而至於卒逝
數旬之後乃啓耶其間事有難盡知姑置之芝行字南峯光祿
曾孫以李滉薦為王子師傅以上甘盤之故四十登第十三年
驟秉白軸蓋其弱冠受業履素齋門徒七百畏公如先生以小

學律身製五倫篇期望開讀勸課每時祀自奉神主上下數十層階老而不替望墓下馬及墓必臨終身不改及是朋故已盡無與左右不免為時論所誘欲使珥甘心自服於應漑輩意見之謬如此人以是短之

申

十七年右賢成李珥卒珥

字叔獻号栗谷諡文成配享文廟

嘉靖丙申生于江

陵外家母申氏夢黑龍騰海入寢抱兒納懷中學語自知文字五歲申夫人疾劇潛禱外王父祠七歲著陳復昌傳曰使斯人得志異日之患容有極乎九歲慨然慕張公藝九世同居手畫奉父母兄弟同居之圖十二替成公疾刺臂血禱廟得瘳十三發餅十六丁母憂廬墓三年偶閱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十九八金剛山山中詳言生佛出世忽自念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遂著自警文反而專精正學不待師承洞見大原廿三謁退溪

于陶山問主一應事之要辨論義理退溪多從其說甲子司馬文科并魁初覆試人補九場壯元拜校理自陳外祖母養育恩乞解官歸養特許往來省覲時泮儒序齒俗多非之珥曰壯元之尊可施於榜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屢辭清顯不欲少用其道庚午歸海州石潭建隱屏精舍祀朱子配以靜菴退溪為禋式地請伯彼奉神主同居大會叔仲子侄與同衣食歲時期望晨朝造謁一遵家禮下逮婢僕參謁出入俱有禮式拜晨家廟退序于堂子孫男女家衆庭禮粟如一人執禮展讀家訓衆叩首敬聽別作訓辭諱譯教訓閨門如官府絃歌遊處皆有禮節設社倉以救士民之艱食者儉呂氏鄉約以勵鄉俗立朝事上竭忠盡智雖退處田里惓惓不忘前後封章面奏切直懇惻其論治體規模高遠以挽回三代為期見國勢衰微灼知亂兆常以格君正俗和一朝廷為本願

而厘弊政救生民修武備為急務反復論列終始一意雖被小人流俗沮排而不少恤上始加裁抑晚復契合寵任方隆而盡瘁成疾時徐益以巡撫就問邊事力疾口號六條方畧以授之踰日卒家人夢黑龍自寢房穿屋飛躍上天翌朝屬纊年四十九少時夢入官府有史隔與上聞訃哀痛聲澈于外雖窮鄉村氓莫不號慟相吊李白沙曰先生辨退溪理氣互發之說後粟谷千載必有神指妙按直從頂門上下針方尋直脉矣嘗儂黃王天使黃問是何山野氣得無為皇華起耕釣耶譯人曰是三塲壯元八贊黃閣有年矣兩使起敬曰然則這作天道策者耶自是稱粟谷而不名主中兵達言欲養兵十萬以備緩急柳西崖以為不可及壬辰亂西崖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粟谷以兵判訪金東崗守顯時宋應澆朴謹元等方會謀為粟谷啓避入

室中粟谷與金叙話仍曰令公近有詩乎金誦其近作有簾外落花撩亂飛之句粟谷諷誦良久曰此詩無乃有風波否金曰然今方論劾公風波作矣粟谷曰啓草可出示否金從窓隙呼索啓草以示粟谷展讀一通隨條手指曰此事實如此不知者之言之無足恠此事金無苗脉傳者過也此事實狀如此諸君誤認矣覽訖捲入窓裡了無幾微色良久起曰臺啓將發從此出城將作濶別出門命前導落後諸人見之無不嗟歎宋允菴曰先生天分甚高不由師承其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辨義利明王霸以事其君其經綸規畫正大宏遠遍布纖悉不泥於古不狃於俗承大任而無所疑懼行至難而若決江河嘗謂聖學之不傳由於經旨之不明遂取諸家之說分析其同異論正其得失務歸至當故雖粗解文理者無不得其正意諸老先生論

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似瀛溪一變至道潛思實踐似橫渠發明極致通透灑落似明道博約齊頭集而大成又似乎晦翁夫子若其祥麟瑞鳳玉潤金精世雖以資稟之粹補之而亦豈德美之充積者著見於外也黃勉齋祭九峰以後諸賢卓然有功於斯文者不為無人而先生猶不以朱門嫡傳許之百世之後復有大眼目人出而論先生復以為何如也尹東山聞於鄭陽坡曰人有言栗谷喜黨論者梧里正色曰栗谷曷嘗為黨論其秉心之功平無所偏倚比如人跨據屋脊呼兩邊人曰善者皆來與我共坐者也宣廟以沈喜壽奏語問于政院曰喜壽予不知為何如人但其言辭詭恠夫言者心之聲因其言可惻其心矣予於李珥死後別無異待之事而乃曰待之之道死生有異想必自有其意是陰試淺深也又曰李珥排衆議而用之

予也排之者乃其奸臣搆陷之邪說也尚可曰不得已之舉乎珥豈預知其早死為其庶子地哉今乃曰人心必以其子之故而設此納粟之舉也縱託外人之說實斥其所為也至於夢見竄謫之臣形諸吟咏隱然出入無非陰術也政院以為如何回啓曰其言語輕率少無他意於其間云云大司憲鄭澈劄請三竄量移答曰此言幸而出於卿之口不幸而出於他人則予必有處之之道矣○兩司請拿鞠軍威縣監權應時禮安縣監金瞻瞻以差負到軍威盃酒間見其鋪陳葦葦戲取送其縣仍向安東應時醉中為文字通于安東曰賊人面縛無髯體可四尺八寸偷取官物到彼即時捕捉安東府使俞大修信之轉轉相通至于叅湖監司啓聞至於戎嚴兩司以罪犯軍律為辭依啓

○礪城尉宋寅卒寅

字明仲号願
菴謚文端

李澤堂扶之曰公明粹端重

當禁癆之選視榮貴若浼賓禮師友講習為事於禮說尤精博
操存踐履餘力遊藝詩文閑靖雅婉書法方正嚴密祭祀之禮
情文並至其所定儀節世多傳法性好淡泊頗事修養常服鹿
皮裘亦席鹿翁朝夕往往避肉食不以鑰銅為溺器恐異時或
鏽作飯食器也當世碩儒如退溪南冥栗谷牛溪咸敬重之談
經講禮多所折衷與柳眉菴參定字訓盧蘇齋嘗欲破格薦以
宗伯文衡不果士論嗟惜好佳山水作亭漢濱扁以水月日邀
騷人韻客觴咏借樂於是水月之勝擅一國矣德川師友錄曰
先生待以端士不以王門豪客視之丙寅先生赴石時重尋蕩
春臺願菴設幕彰義門內邀其經過先生曰白面都尉敢招黃
髮先生耶終不入○安邊府使楊士彥卒士彥字應聘号蓬萊又海客生
而秀明神精霞舉見者不知其非上人八典名色不羸一錢嘗

曰吾四知金後不可忝吾祖安邊時忽鑿大池積菱芻曰備他
日軍馬之屯翌年癸未大兵赴北列邑困於挽汲府獨晏然人
服其神少師南格菴預策壬辰之變卜宣朝四十年如符契為
淮陽肩輿徃來金剛起然有遺世志大書八字于萬瀑洞石而
刻之評者謂崔孤雲瘦溪石門之書斯下云楓嶽東五佳處皆
作小亭詩祖李供奉不事雕飾天然冲夷作字楷草俱至深得
腕法駸駸乎魯公嶽真之域矣少以丹砂賦作進士有名嘗過
江西寺寺僧迎之曰公是丹砂賦客耶蓬萊大笑成一絕云風
雨無人慰客行江西寺主最歡迎相逢便說丹砂賦殊愧山僧
亦識名遊金剛得一聯曰海啣天去盡山戴石來多竟不能下
一句

乙酉

十八年設校正廳命校正經書訓解遂召經術之士鄭述崔永

慶洪晚全謂韓百諫歆鄭介清為校正郎○義州牧使徐益上書首論鄭汝立追攻李珥朴淳鄭澈事仍請放釋三竄石還補外慰安朴淳鄭澈使復其位尾陳沈義謙置之散地無預國政不必暴揚其罪使不自容於是三司李拭等論其眩亂天聽圖報私恩○願議政盧守慎請放三竄上願具鳳齡曰三臣言李珥巨姦珥果巨姦乎對曰雖不為巨姦固輕率人也本心雖不誤國使之為國則終至於誤矣守慎曰珥喜人佞已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雜以俚語浩汙不竭○幼學李景震上疏言臣聞鄭汝立於選中論斥叔父臣珥臣閱家書得汝立所遺書有曰自從者愠于群小狼狽出關卧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欲披肝瀝血極言奸人媚嫉誤國之狀既而復思則方以無狀見之於君父義不敢強顏以言又有成文上章陳辨則立雖不言

亦無恨矣成文亦遭謗謫累足還山焚坑之禍迫在朝夕忠憤自激方欲糾合同志抗章北闕旋聞聖心改悟如日中天魑魅之屬自將退伏又自隱忍以令觀之二儉人雖見貶逐巨姦尚握時論樂禍之心驚然未已恐後日之憂將有甚於今日而不可救也目今朋友十分可恃者甚小區區所望於尊兄比前尤切其志亦可哀也此乃癸未九月書也今者汝立反以不用三司不請釋三竄歸咎叔父珥抗顏天聽曰李珥處事出於文彥博下矣前是一汝立而以攻擊叔父珥者指為羣小魑魅後亦一汝立反自極力詆斥欲為發身之計及其情狀既露患其無辭則反以語人曰其後有絕交書云而又有汝立癸未十一月書曰吾君獨排衆議拔尊兄於衆惡之中反為宰相任之不疑此誠漢唐以來所未有之盛舉也凡在見聞孰不感激而立之

喜有甚焉此果絕交書乎云云答曰汝立所為不近人情初以
為或出於流言果非虛誣已知其反情無狀也又答陳啓曰汝立
今之邪怨也金時讓曰汝立見粟谷為時所推重傾身事之執
弟子之礼至有孔子已熟底柿子粟谷半熟底柿子論汝立異姓四寸李廷鷹
無乃可乎汝立指庭前柿實曰粟谷既卒汝立見時議漸變遂背之附李潑一
日上問李珥何如人汝立極言其端上甚惡之曰汝立今之邪
怨汝立怨目而退涪溪○七月社祭失國稷位版啓聞設虛位
行之搜得於壇墻內樹下乃守僕朱洪欲陷署官而為此洪鞠
問以大逆論伏誅緣坐○有盜偷御座日月鏡○兩司李拭李
顯洪仁憲沈佺李時彦李潑合啓青陽君沈義謙植黨朋比
李養中鄭叔男趙仁得宋言慎胎禍士林外而朝廷政令內而宮壘舉措無不指揮方居久喪
規為起復假稱內旨毒殺帛妻云云請罷職答曰云云結交某

某人乎兩司更啓沈義謙與朴淳鄭澈朴應男金繼輝尹斗壽
根壽李海壽辛應時朴漸等結為死生之交李潑又言洪聖民
具鳳齡為義謙親友因以發身傳曰今只罷職亦從末減○生
負李貴上疏訟兩司論沈義謙而指李珥成渾為黨與之誣答
曰汝言正是○海州生負趙光炫等疏論李珥保合東西本末
又曰珥在海西時李潑貽書曰不可以義謙為小人亦不可以
義謙之儕輩為邪黨金肅夫鬪柳而見龍亦如此云則當初潑
輩所論與珥不甚相遠今乃趨附時論反斥李珥是何隨李珥
死生而有前後之異乎丁亥李貴等又上萬言疏訟珥上以疏
中所指下問對曰浮躁好進者白惟讓盧植宋言慎李好閔盧
襪初附義謙而後攻義謙者朴謹元宋應漑尹毅中有相識非
珥之比者李山海也山海贈義謙詩曰洛下春來重見札山蹊

夜黑潛相迎此臣所謂曉夕相迎者也奴顏婢膝鄭願績也公州教授趙憲上萬言疏極陳兩賢之忠誠斥時人之妨賢誤國○江上問答曰沈青陽事非人人所知宣廟初立年纔十七青陽白于仁順曰聖躬方幼知思未長其於玩好嗜欲當加裁損以為宗社生民之福后素嚴大加禁止宣廟或涕泗而罵曰吾食河城祿猶為富貴人何為在此為田舍翁所制耶東人一隊密探上意遂為排去之計惟鄭松江金黃崗獨知其機故斥東人為小人而栗谷則不知其事只見東西分黨以為都是偏論松江諸人非不知告于栗谷而但栗谷若聞其言則必入諫恐致生梗故終不敢言朴定齋曰自有東西黨論來超然獨立不染於色目之中惟珥一人而已東西兩爭則兩解之勢偏於西則救東而抑西勢偏於東則救西而抑東如衡之在權推移

前却一趨於平其用心公平正大至誠惻怛真可以挽回世道不幸忤害輕躁之人出於其間不求其心遽疑其跡東西交攻齟齬不已卒之許筠應漑之疏出而遂不可收拾矣金沙溪曰先生以蹠蹠批蹤獨承恩眷專務調和而時輩布列罔懷疑願望無意共事先生歎曰時輩心公者久久觀我所為必能明我赤心無何易箒

戊丙

十九年車天輅以罪竄尋命放釋謁聖試士時天輅以四館製試題李泌乞還衡山表給舉子呂繼先為第一放釋後赴獄繼先削科天輅竄配後上謂侍臣曰車天輅真奇才未久放李白州曰車五山科場代述竄北塞道臣待之特厚天輅恠問之道臣辭朝日上下別教曰車天輅文才可惜予不能屈法貸之然若至窮餓則豈不矜惻乎天輅聞之不覺南望慟哭天輅

字復元号

五父軾學於花潭以文名於世天輅文辭浩汗而詩尤雄奇滔
滔不窮少時見松溪代石作橋有詩曰青山飛禹斧白石落秦
鞭朱天使之蕃曰是江南才子雅有風流朝家極選儻使李月
沙東岳為延慰而幕佐皆名家大筆至平壤朱使臨夕下箕都
懷五言百韻命趁曉製進時方短夜非一人所能月沙大懼曰
惟復元可以當之天輅曰此非旨酒一盃大屏一坐兼得韓景
浩執筆不可月沙許之設大屏於廳中痛飲數十鍾入屏內以
韓漢於屏外展十張連幅大花綫濡筆臨之天輅於屏內以鉄
書鎮連扣書案高聲大唱水湧風發漢之連筆猶未之及暇夜
未半而百韻已就矣天輅大呼一聲醉倒屏風頽然一赤身鷄
未鳴呼通事進呈朱使即起秉燭讀未半而所把之扇敲碎盡
之奇嘉豪思之奇壯又愛筆法之神妙由是深重我人朝鮮文

章之大著於中國實蘭竭之力居多天輅一日詣月沙月沙曰
如吾詩何如曰相公之詩如太華峰頭玉井蓮爛熳輝日月沙
喜曰五山之詩何如曰小人之詩如聚鉄百萬斤作一大錠不
論山川木石馳走亂打無不摧靡然則玉井之蓮亦被其破乎
天輅曰無怪矣天輅自負其才放誕無忌如此至今俗言輕妄
甚者必稱車天輅居五冠山下故稱五山第雲輅字滄海亦能
文章申象村曰天輅足為詞壇之雄如風外怒聲聞渤海雪中
愁色見陰山之句膾炙人口而為人輕佻無賴受舉子賂物借
述場屋得第者甚多晚與李再榮風附權奸代其子製作且上
疏傳會時論人皆憤之未幾病死才之不足論如此韓漢字景
鞞嘗入燕京有一閤老掛烏段障子集天下名筆解鼠鬚筆浸
琉璃椀泥金中漢筆興勃發進執筆攪弄金泥中忽揚筆濺之

灑落滿障主人大怒獲曰勿慮也吾亦東方名筆也乃把筆起
立奮迅揮灑真草相雜極其意態灑落金泥皆入點畫之中滿堂
觀者莫不叫絕主人大喜設宴厚贈由是名聞中華華人嘗題
品曰安平之筆如九苞鳳雛常有雲霄之夢韓漢之筆如千年老
狝能偷造化之跡宣廟甚愛獲筆常命書入賞賜甚多遂為東
方筆家第一崔岵字立之簡易始為文人不甚奇見知於盧蘇齋以
長聲價隨使入朝見許於禮部仍以文章宗匠自居務為高簡
以壓時輩嘗謁王元美時在劇務一邊酬客一邊題判十數吏
迭題頃刻雲空岵出其所著一卷以求教元美披閱一遍曰有
意於作者之體可嘉但讀書不多聞見不博才力不逮須歸讀
原道五百遍宜有益矣岵自謂文章自奉不可草草帳用綺羅
月榷一牛權石洲問今世詩人先數何人意欲見推也岵瞑目

久之曰老夫死後未知誰當先之過夷齊廟詩曰只為三綱當
日重非期五等後時榮青雲作傳馳文字一味論名見即輕以
全州府尹徵入西樞專任事大文書祝院提調各執所見每出
一文字點綴者大半岵心苦之贈人詩曰亂世用文方釋馬從
人安字轉成繩○大司憲具鳳齡卒鳳齡字景端栢潭十六讀論語
至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喟然歎執經退溪之門李蒼石坡曰公
聰穎出人過目成誦早喪怙恃尊室墓下諱日則齋素䟽布以
終月憂國愛民一心眷眷常謂一念或私不可以對君父隨事
論列毅然或遇災異即容色愀然飲膳為減君喪則居外盡制
屬纊前夕即仁廟諱日也猶却肉不御嘗訪李一齊論許魯齋
杜元之非一齋以為行中權公曰去就之失常由於認權為經
不合而罷李珣嘗問士林乖張而人謂公主論果然乎鳳齡曰

吾安能主論若今日更有處分則時事誤矣當靜而鎮之珥曰
此吾意也

戕

二十一年謝恩使俞泓迴自京師奉帝勅特賜會典成書來宣
以宗系抉雪告廟頒赦以宗系篡弒等誣事情列朝專使請辨
雖荷文皇帝詔旨許令改正而未得實蹟至是勅論以重修會
典內本國載錄改正者一本先為頒降上親告廟社大赦境
內教書曰承天子寵光永灑汚穢之恥與國人同慶爰推澳汗
之恩萬品咸新一邦再造顧惟眇躬叨守丕基痛先系之受誣
何安乎衣錦食稻問送之名偽冒難改乎孝子慈孫惟降勅之
屢勤奈成書之未覩予心將疑將信望辰極而逡巡王言如絲
如綸帶寶墨而流布源流歸正於玉籍忠憤荷褒於金章自列
聖二百年籲呼之疏奏幾劫環東土數千里數絕之綸紀始明

念茲同歡享恭之辰必有非常曠蕩之典昭告既遍於廟社惠
澤宜霑於臣民命俞泓超秩為宗祿賜奴婢田土從行子大述
進官引見泓曰卿血誠呼籲使三韓民物無父而有父無君而
有君蕭曹衛霍之勲未足為比也泓出闕時主事馬維銘以詩
賀之上自和一章曰宗祊今始正莫謂是予誠列祖功曾積諸
臣烟幾營恩沾同大造歆競及流鶯願守區區志千秋戴聖明
命館閣諸臣和進為皇華集明年乙丑聖節使尹根壽之迎帝
賜會典全部及秘書所載本國世系正本宣勅于皇極門內翰
林學士傳命以重其事勅曰朕惟會典一書我祖宗舊章國家
成憲藏之內府副在有司其在外藩未嘗輕示以備世守職貢
夙秉忠誠備屏翰于東韓襲威儀于上國雪累世不明之系既
遂懇祈慕昭代不刊之書仍思快覩朕視猶內服嘉與同文勅

賜金編俾傳永久茲付陪臣齎回本國以慰爾惓惓陳請之至
意爾奉茲圖籍式是章程既全被于光榮宜尊莊子秘密尚念
懷綏之寵彌堅翊戴之忱錄光國勲賜黃廷或俞泓尹根壽等
十九人功臣躋上尊號曰正倫立極盛德弘烈○左議政鄭惟
吉卒字吉元號林塘大提學入香社賜几杖謚火贄元觀察門文翼鳴元不勤
讀則捷之元欲捷之走歸家不還元問今則讀書何如文翼曰
惟吉讀書日不林塘卧房中竊聽之曰祖父藥酒朝朝極元
喜曰勿慮終當為大人中廟遣中使諭文翼曰予幸學試士得
卿孫為杜元予喜得人以貳价赴遠車陷泥淖有健騎數十致
至圍住公端坐車中不動虜騎相顧曰大人也昇出大達然後
去為吏判被論逐尹月汀曰惟吉以名家子少有文名且風度
帶長者氣像但以李樛憑勢時以文衡性柔不能自立頗循樛

意欲引樛居文衡故士類賤之西司駿遠及拜相又被改正每
欲退休嘗夢至一亭得夢隨魚鳥入江天之句後買亭東湖一
如夢境仍名夢齋堂曰退休有詩曰白首先朝老判書閑忙隨分
宜安居漁翁解道春江暖未到花時薦鰕魚其後入相夢齋之
稱似有微矣明年入香社賜几杖其謝箋云意絕立黨誰信大
防之邪忠誅熟歸田欲全歐陽之晚節士林傳訟金清陰誌之
曰公入踐銓司九典邦禮信心為準不以毀譽徇人國有大禮
進退左右威儀可觀廷中望之曄如神人峻却元衡之求子婚
不許汝立之邀宗會文章富麗尤長於詩不事雕削而自有風
味○承旨姜緒議政士尚子陽狂隱於酒每見李梧里輒曰國
有大亂此人必灑泣擔當因托以家族居八角亭夜觀天象知
壬辰倭亂又曰家族當因冕御從字得免一門皆避闕東得免

嘗指從孫弘立曰我家因這漢滅亡嘗見路傍兒命抱來置膝
歎曰大哉宜善護之兒即申象村也後申以校書正字謁姜公
公以家族為托祭後諸姜將有溼宗之禍象村與完平同力
救之公之後得免

丑

二十二年六月穩城地夜有大塊如人形佩弓矢飛而向北雷
電隨之如水杵聲越四年倭入六鎮是氣之先至者也秋自漢江至廣津水色黃
濁如血三日司饗院炊飯餼甌鳴如牛吼○前縣監趙憲上萬
言既竄吉州時憲又持斧伏闕既請明聖學省刑賞戒奢侈節
嗜慾蠲租稅因極言朝政得失時人欺君誤國黷貨害民之狀
以謂將有劇盜內煽外侮難禦既奏兩司文章諸竄竟因金字
顯劄竄配朝廷將遣使通信日本憲在謫聞之又上疏曰荆人
三刑而不懲者以其所抱者玉也張浚在謫十疏而不休者以

其所願者忠也逃聞倭使半歲留館肆其悖語以興廢犯境為
辭舉朝惶怖無一人執言折姦朝鮮士氣不圖摧折之至此臣
食不下咽益歎臣師李拜之亡讀書之人不在吾王之左右也
自古勝敗之勢豈徒以兵之強弱乎春秋列國楚惟無強而齊
桓用管仲伏羲執言則召陵之師不戰而致盟項羽善戰天下
無敵而漢王聽董公兵出有名則垓下之圍悲歎而自刎蓋身
負弑逆之罪天地之所不容也其雖倣氣遊魂之時或能指使
風霆而人道所不順亦不佑斯知道義之氣壯於萬甲而仁者
無敵孟訓昭垂矣又曰堂堂我國資澤未殄收拾散兵亦可自
守豈宜陷於詐術而強副要盟乎願擇今世之王孫滿俾謂其
使曰甬之求我信使者謂我之強而恐其潛師往襲耶謂我之
弱而幸我饑饉要以侵佚耶潛師盜隣自先祖不為其在眡躬

忍沫前微耶幸災侵隣史譏不道新造未定之初又犯斯戒於
天下耶無父無君孔孟所闢源王所終吾未詳知吾雖欲交使
吾卿士恥之如其怒我不報必欲用兵則吾家將士頗知後君
之義戍邊厠卒亦知父母之恩為君親嬰城固守宜自戮力矣
上价熒惑之罪著在春秋臣庶多請天朝誅之而越海爭論各
為其君故今姑恕送其以是意遍告島云云則恩威并著截然
難犯矣道臣權微以辭太峻沮之不果上○領議政朴淳卒淳
字和叔号思菴
大提學謚文忠訥齋祥姪癸未生五六歲嬉戲為揖讓周旋之
容吐辭驚人十八陞庠丁未父六峯祐歿三年吸粥廢書不讀
癸丑廷試明廟親試一經淳神姿爽朗應對精敏群臣目屬即
賜第第一在玉堂謚林百齡曰恭昭元衡請鞠治賴安鉉力救
只罷黜歸家女子出迎執手笑曰畿不得復見汝矣國恤卒矣

前不敢居內價天使歐希稷見而歎曰宋人物唐詩調也典文
衡論文章則以班馬韓柳歐李杜為本論道學則以小學心經
近思錄為階梯嘗朝京故事外國進奏率由挾門淳爭曰陪臣
出入既聞命矣若表文則豈宜由挾門禮部不能難許入正門
遂為定式長銓部為善類宗主惓惓以接引名流為務癸未力
救李珣被三司論劾出江舍上曰朴某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勉
諭入來丙戌托浴往永平中使宣醞于門外淳即席賦詩云答
恩無路寸心違收拾殘骸返野扉一點終南看更遠西風吹淚
濕蘿衣上見詩知其決歸敦召不至永平有白雲山溪潭絕勝
卜尊居之蕭灑出塵絕口時事日與村氓野老爭席忘形時親
釣採間以吟嘯有來學者討論疊疊有拜鶻窩二養亭吐雲床
環以白雲溪金水潭蒼玉屏或以一馬一童遊金剛白雲諸山

有詩曰谷鳥時時聞一箇匡床寂寂散群書每憐白鶴埒前水
後出門前便帶淚其開通自在之意拔俗之標可謂兩備白雲
洞詩醉睡仙家覺後疑白雲平壑月沈時儵然獨出脩竹外石
筵筍音宿鳥知時人謂之朴宿鳥云一日朝起咏詩忽倚枕謂
夫人曰我其逝矣倏然而化是日天雨雷震俄而祥光燭地晃
若皎月山氓驚訝全集則已三身矣公髫齡求道既受度訓又
又從花潭服習李文純與李文成論理氣及其立朝以格君心
為本而分別淑慝進退賢邪以故朝著清明生民久安李芝峯
曰公與盧守慎并相十四年自以才短於經濟專務薦賢讓能
容儀暫如水玉詩亦清峭近唐退居永平清孤一節老而彌邵
近代大臣進退終始如公者鮮矣李退溪常補與其相對如一
條清水竒高峯亦言剖析義理辨論剴切吾所不及李栗谷曰

和叔為人表裏潔白憂國以誠朝臣無比只恨精神氣魄稟得
弱恐不能當大事○判中樞鄭宗榮致仕宗榮

字仁吉号恒齋
八溪君祀原州

七祠 火從慕齋學尹元衡妻其孽三寸也元衡欲使參衛社勳
不應曹南真作詩美之有丹鳳高飛不待風之句盧蘇齋謂鉄
石肝腸也選廉謹宴闕庭賜樂燭而殿亦賜藥囊明宗賓天使
京還啓曰皇帝山陵皆在一山此皇帝無窮之計也若歷世綿
遠而園陵每卜他山則民居盡為丘墟殊非可久之道嘗題詩
曰周流六部今成老端合田園退省愆又題常世康言曰祿不
須多妨滿則止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其止足之意如此至是致
仕歸原州命家人勿受夏祿上特命給馬中使宣醞漢江樓自
闕下至江道路聳觀都門外祖送車馬不可勝數既還鄉黨
親戚提壺挈榼娛樂歌舞無虛日是秋卒年七十七平居布衣

條帶淡然如一寒生戎子第曰吾未嘗以飲食罪人亦未嘗求
自便而貽害於人汝輩能以此為心則庶乎寡過矣火多病清
心寡慾節食服藥遂為無疾人容貌丹渥精彩不替按節四道
尚書六部既升崇班又不乘轎曰嗟人肩上有上於心不安○鄭汝
立謀反伏誅汝立以修撰歸鄉讀書名重一道至以竹島先生
稱之性凶悖兄弟五六皆不相容內外親戚無不為仇適隣有
士族青年喪夫財產頗饒汝立乘夜強淫竟以能妾以其氣魄
威壯論議風生開口則滿座驚歎雖知其非不敢與爭博通雜
術知有壬辰之亂欲乘時猝起與全州金溝恭仁隣邑人作大
同契每月齊會習射教被譴旨追歸湖南每擬清望終不許點
汝立素有跋扈之志及挫抑甚其叛益肆見海西俗頑曾有林
居正之亂求為黃海都事不遂與安岳人邊崇福朴延齡海州

人池涵斗等潛相交結丁亥倭變全州府尹南彥經請討事一
號令間軍皆聚會無敢後者賊退散軍令諸將曰他日有變各
領所部一時來會分部諸軍各定將令皆是契人於是事機頗
洩遂決計作變以冬末西南一時舉兵直犯
師數十年前天安私奴吉三峯勇猛絕倫為獮賊官軍每籠捕
輒跳脫名聞國內汝立使涵斗等揚言海西曰吉三峯三山兄
弟領神兵或入智理山或入鷄龍山鄭八龍當為王八龍汝於
立勿号於
是海西藉藉以為全州地當有聖人作極濟吾民愚民間之眩
惑喧傳乃陰為部署函謀已定九月山僧潛有相應者僧義巖
調其狀密言于載寧郡守朴忠侃安岳校生趙球常稱汝立弟
子多聚徒黨踪跡殊常郡守李軸掩捕問狀球盡為發告軸乃
書招忠侃與信川郡守韓應寅聯報監司韓準密啓上變十月
初三日夜命大臣入侍問鄭汝立何如人願相柳典左相李山

海對以不知其為人右相鄭彥信曰但知其為讀書人不知其
他上手擲狀床下曰讀書人所為乃若是乎使承旨讀之左右
縮頸遂下檢閱李震吉于獄分遣即宣傳官逮捕賊黨震吉即
汝立知機遠溪崇自安岳四與于玉男及同黨遠溪朴春龍汝立備
子三人匿鎮安竹島山谷間縣監閔仁伯領軍圍住汝立等環
立巖谷間刀斫遠溪即斃又斫玉男春龍不死因自伏刃死載
屍以來上親鞠玉男春龍俱伏問徃來人玉男曰謀主吉三峯
也韓憬宋侃趙惟直辛汝成海西金世謙朴延齡李箕李光秀
朴祚朴文長遠崇福池涵斗僧義愆嘗徃來云皆就捕承服伏
誅惟直汝成不服死百官序立磔汝立遠溪等屍于市李震吉
以書中有主不服杖斃命斫以逆律玉男年十七生而神采俊
昏曰甚等語不服杖斃命斫以逆律秀重腫子而兩肩有痣如
日月狀汝立逆前蓋恃此子云汝立與僧義愆遊九月諸山至
鷄龍山題詩廢庵有躍馬驚鞭勢回顧龍祖形戊巳開享運何

難致太平先是木子山奠邑興之淫汝立以六字刻之王令義
徑置智理山石窟中托以賞所得之又有註曰素生馬鬣家王
為王汝立於後園副素皮填以馬鬣久皮合招告廟頌赦教文
隣人見之戒勿出口而削之於見民間感傳
曰春秋著無將之義王法至嚴漢家重不道之誅罪人斯得茲
當鯨鯢之殺合霈雨露之施予以寡昧之姿叨守艱大之業常
臨二十載之淵谷庶有萬姓在陶甄豈意逆賊之魁乃出搢紳
之列賊臣鄭汝立惡甚梟獍毒踰虺蛇囊索詩書有同奔賊之
欺世譎張符籖敢蓄山童之陰謀罔念郊育人思欲逞嘯聚之
計乃與遠溪朴文章朴延齡金世謙李光秀李箕朴應逢方義
信黃彥倫相隨昏夜已涉歲年結沙門而聘妓倣玉函而感衆
布兇肆於都下謂武庫之可焚遣術士於山中脫檀基而欲據
矯首以剪方伯裁閫帥分符而擣畿甸取江倉奸計益深禍機
垂發擬殺本兵之長吏志欲何為將揮犯關之干戈事且叵測

在從臣而居群盜之首混冠裳而懷猥狗之心亂賊何代無之
未有甚於此者凡民罔不怨懟皆可得而誅之縱失悖擘之伏辜
已快逆敦之惡斬肆將汝立等凌遲處死籍沒家產其子女緣
哩之徒並論如律餘孽在鞠者當隨服處決云云汝立等時其
父希曾夢鄭

仲夫生時又知之故親舊來賀其父無喜色年七八與群兒嬉
到雞雛從皆至趾父問誰為也見婢告之父怒必汝立是夜乘
兒婢獨宿汝立刃刺其腹出謂象曰此吾所為無怪也父嘗為
宰官吏不畏其父而畏汝立其父咄咄而已及長自處學問乘
氣駕辦鄉黨莫敢難唯李廷奮金大立以為不吉泰奉白光勳
卒子振南歸鄉避之武人白先產拒不從云云耳

策平難功錄朴忠侃等十二人生負梁千會上疏曰臣家在湖
南詳知賊情當初自附讀書而李潑兄弟與之相結時李珣成
渾負重名於世故共相尊仰相與出入其門珣卒之後汝立首
為倒戈亦有當路之臣交通締結聲勢相倚崇長養成陰囑銓
官之親劫者使圖海西佐幕以為起事之計銓官李
陽元及其未受

天點則又屬奉使之臣一時罷府尹判官欲為乘虛作亂內外
朝臣墮其術中初聞此變專事營求或以為李珣弟子誣告生
事或以為汝立忠貫白日權謀等乃敢稽緩疎漏太學諸生至
欲上疏救之推鞠之官盤問不實外言籍籍億招以為京中族
親相劫往來者非獨我也云則鄭彦信令速加痛杖畧不省問
三公殿下之股肱而猶且如此今逆賊之結為心腹如李潑李
浩白惟讓信親密如鄭彦智彦信彦信者不為不多而猶且
伴食中書出入經幄是王法獨行於疎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趙
憲屢上封事功磨貴近而得罪投荒使逆徒甘心快意宜亟石
還以責忠言禮即白
子又上疏言之備忘記自變作日右相所為多
有未安推鞠疎漏予已疑訝千會之疏亦云晚矣今反疏辨至
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下對書于政院曰未知此某人書

在從臣而居群盜之首混冠裳而懷猥狗之心亂賊何代無之
未有甚於此者凡民罔不怨懟皆可得而誅之縱失恃暉之伏辜
已快逆敦之惡斬肆將汝立等凌遲處死籍沒家產其子女緣
哩之徒並論如律餘孽在鞠者當隨服處決云云汝立等時其
父希曾夢鄭

仲夫生時又知之故親舊來賀其父無喜色年七八與群兒嬉
到雞雛從當至趾父問誰為也見婢告之父怒叱汝立是夜乘
兒婢獨宿汝立刃刺其腹出謂象曰此吾所為無怪也父嘗為
宰官吏不畏其父而畏汝立其父咄咄而已及長自處學問乘
氣駕解鄉黨莫敢難唯李廷奮金大立以為不吉泰奉白光勳
卒子振南歸鄉避之武人白光彥拒不從云云耳

策平難功錄朴忠侃等十二人生負梁子會上疏曰臣家在湖
南詳知賊情當初自附讀書而李潑兄弟與之相結時李珣成
渾負重名於世故共相尊仰相與出入其門珣卒之後汝立首
為倒戈亦有當路之臣交通締結聲勢相倚崇長養成陰囑銓
官之親劫者使圖海西佐幕以為起事之計銓官李
陽元及其未受

天黜則又屬奉使之臣一時罷府尹判官欲為乘虛作亂內外
朝臣墮其術中初聞此變專事營求或以為李珣弟子誣告生
事或以為汝立忠貫白日權謀等乃敢稽緩疎漏太學諸生至
欲上疏救之推鞠之官盤問不實外言籍籍億指以為京中族
親相劫往來者非獨我也云則鄭彥信令速加痛杖畧不省問
三公殿下之股肱而猶且如此今逆賊之結為心腹如李潑李
浩白惟諤惟親密如鄭彥智彥信彥信者不為不多而猶且
伴食中書出入經幄是王法獨行於疎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趙
憲屢上封事功磨貴近而得罪投荒使逆徒甘心快意宜亟石
還以責忠言禮即白
子又上疏言之備忘記自愛作日右相所為多
有未安推鞠疎漏予已疑訝千會之疏亦云晚矣今反疏辨至
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下對書于政院曰未知此某人書

在從臣而居群盜之首混冠裳而懷猥狗之心亂賊何代無之
未有甚於此者凡民罔不怨懟皆可得而誅之縱失悖暉之伏辜
已快逆敦之跽斬肆將汝立等凌遲處死籍沒家產其子女緣
咥之徒並論如律餘孽在鞠者當隨服處決云云汝立等時其
父希曾夢鄭

仲夫生時又知之故親舊來賀其父無喜色年七八與詳兒嬉
到鷄雛從當至趾父問誰為也兒婢告之父怒必汝立是夜乘
兒婢獨宿汝立刃刺其腹出謂象曰此吾所為無怪也父嘗為
宰官吏不畏其父而畏汝立其父咄咄而已及長自處學問乘
氣駕辦鄉黨莫敢難唯李廷奮金大立以為不吉泰奉白光勳
卒于振南歸鄉避之武人白光彥拒不從云云耳

策平難功錄朴忠侃等十二人生負梁千會上疏曰臣家在湖
南詳知賊情當初自附讀書而李潑兄弟與之相結時李珣成
渾負重名於世故共相尊仰相與出入其門珣卒之後汝立首
為倒戈亦有當路之臣交通締結聲勢相倚崇長養成陰囑銓
官之親劫者使圖海西佐幕以為起事之計銓官李
陽元及其未受

天黜則又屬奉使之臣一時罷府尹判官欲為乘虛作亂內外
朝臣墮其術中初聞此變專事營求或以為李珣弟子誣告生
事或以為汝立忠貫白日權謀等乃敢稽緩疎漏太學諸生至
欲上疏救之推鞠之官盤問不實外言籍籍億拓以為京中族
親相劫往來者非獨我也云則鄭彥信令速加痛杖畧不省問
三公殿下之股肱而猶且如此今逆賊之結為心腹如李潑李
浩白惟諤係親密如鄭彥智彥信彥信者不為不多而猶且
伴食中書出入經幄是王法獨行於疎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趙
憲屢上封事功磨貴近而得罪投荒使逆徒甘心快意宜亟石
還以責忠言禮即白
子又上疏言之備忘記自愛作日右相所為多
有未安推鞠疎漏予已疑訝千會之疏亦云晚矣今反疏辨至
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下對書于政院曰未知此某人書

至曰悠悠時事欲陳支離又有可笑等語身為大臣乃敢面瞞
予不勝痛憤於是兩司啓鄭彥智辨金字顯白惟讓或以族姻
或以交友俱有相厚之分請罷職鄭彥信與逆賊有同宗相厚
之分通書問訊非止一再而以不通信欺罔君父請命退斥
院啓兼舉李滌兄弟並依啓以鄭澈為右議政成渾為吏曹參
判白惟咸獻納崔滉大司憲備忘記金字顯與汝立結為心腹
觀其書札朝廷之事無不盡謀予之無心答說亦皆伺聽臆度
君心潛通汝立相與密議觀其情狀至於此極六鎮定配鑾因
鄭緝汝立招親鞫鄭彥智彥信洪宗錄鄭昌行李滌等右相鄭
澈啓朝紳之交結逆賊不過好而不知惡而已天下寧有兩汝
立乎彥信宗祿滌遠竄彥信中道付處惟讓浩亦遠竄昌行放
兩司啓鄭彥信遠竄任國老附會彥信營護逆賊門黜依啓府

啓洪汝淳以彥信付處傳旨擅自增減請罷職不允汝淳女弟時為嬪御
丁允福宋言慎與賊交厚金弘微薦李震吉韓浚謙朴承宗鄭
經世引震吉於史局並請還收叙命依啓院啓水原府使朴可
臣與賊親密請罷職允上問違臣曰汝立凶逆無一人知之柳
成龍曰臣亡友李敬中曾塞其銓即薦至被反駁矣遂贈職賜
祭鄭仁弘白光玉削黜反駁臺官安岳校生宣弘福就服處死招引李滌
浩白惟讓再鞫杖斃又供李震吉得讖書於柳德粹不服死癸
甲錄云李浩以辜妻子上京路出鍾鼎院汝立出餞樓院酒半
以酒書盤面示浩浩失色驚走帶弓矢追者十餘人浩馳入客
舍即裁書送于兄滌滌即日登道至叁禮驛聞已上變倍道至
京與李廷鸞囚在一間謂廷鸞曰此賊人所易知而吾獨不然
可快吾目君與賊為仇無死理吾則死有餘罪廷鸞果蒙宥滌

配北道至是又下備忘記曰李潑等出於諸賊之招鄭緝朴杜
招書札往來不啻父子兄弟事狀昭著證據已悉依律處斬委
官請叔議黃廷或俞弘金命元尹卓然朴忠侃黃琳邊協金貴
榮李山海沈守慶鄭澈任說李陽元等議當初既不承款斃于
杖下以證據疑罪遽加重律甚為未穩潑在獄謂同繫者曰吾
悔不用趙憲之言以至此耳潑浩并死杖下潑母年八十稚子
絃七歲并斃杖下惟讓與汝立書多犯上語有曰此人猜忌狠
腹又曰此人火無人君之量書下鞫廳斬以逆律惟讓子生負
振民於變初與其徒駭謀曰海西守令多西人其地多李珥第
子必此輩誣告也當抗章訟寃擬以柳永根為疏頭聞汝立自
殺皆驚散逮鞫杖斃申湜以汝立門徒牢諱通書書下鞫廳刑
一次金憑以汝立跽斬時涕泣因始啓杖死韓百諫以收震吉

屍受刑一次高敬人吳希吉從學汝立聞訶斥李珥成渾為長
書數其詭慝之狀而絕之長城進士鄭雲龍見汝立移書要得
祭需於縣監李密遂為書並與李潑而絕之上得兩書於文書
中特除雲龍王子師傳希吉參奉潑副學仲虎子性至孝父母
多病湯藥之事未嘗使婢僕為之好減否人物久在鉉曹以進
退人才為己任人多恐之逮己丑獄徭掠無完膚氣息垂盡改
鞫之時必端拱不火變卒死杖下人無敢問獨許府尹鐸經紀
其喪不以禍患為怵瀚松江以庚寅九月遞相潑母尹氏以辛
卯五月死於壓膝刑即柳成龍委官時也壬辰松江歸見柳相
責之曰公何忍殺潑母子也柳曰公若在則可救乎松江曰吾
忍不救哉事實如此而東人歸咎松江何也趙趙重峯初與潑
浩交道甚密升堂拜母及潑兄弟逮送獄其母亦被拿先生佩

酒邀之伏謁路左尹氏大驚曰公何自來見我乎吾兒曾用公
言豈有今日事乎因痛哭先生亦哭以酒跪進又以毛衣贈之
尹氏曰歸見亡兒於地下當以此事一一言之李妻又至以一
襦衣泣而送之金應南子命龍洪可臣子染皆娶浩女浩及杖
死兩家上書請離婚時應南赴京未還李山海教其甥命龍為
之故士論不咎應南而多為可臣惜之涪溪記丁未韓浩請伸滌
等宣廟嚴責之庚戌又請伸光海亦峻責甲子請伸松江時李
元翼議曰鄭澈伸理非敢防過其時被罪白惟讓等請並伸雪
上命勿伸惟讓只伸李滌晉西集涪溪記聞全州人金憑與賊不
相得殊尸日在百官序立之例以風眩症日寒淚流白惟咸以
為哀泣搆殺之己丑獄惟讓與三子駢首就戮惟咸以其從第
揚揚自得不出一言以救後以他事屢年繫獄竄于邊人以為

天道不可誣初白仁傑乙巳後久在廢棄有女子無與婚欲以
義寧監為壻其侄惟讓曰義寧宗室賤孽其母及叔母皆着首
帨市井女願勿婚仁傑不聽竟以為壻生子春英追街宿憾視
惟讓如讐及獄起與舅惟咸做出無根之說殺惟讓父子己丑錄
特放趙憲憲曾疏言汝立必叛至是湖儒梁山瑋等疏訟其先
見之明即命放之聞汝立叛又上疏備論其逆節之萌又論通
信之舉必為校虜所陷監司權微力挽其勿上憲曰死汝立公
尚畏之生秀吉來則公當如何徵不得已并前疏上之上下嚴
旨曰此人欲再踰摩天嶺乎吏判洪聖民擬憲典籍禮即上怒
黜聖民慶尚監司人問憲何以知汝立為逆乎曰汝立嘗於榻
前頗有不好底辭氣上曰汝立多氣不合近侍汝立殊無惶慙
之色及退沒階又瞪目回視此非逆心乎特竄床翼鴉傳教刑

曹曰私奴宋翼弼兄弟蓄惡朝廷期必生事姦鬼趙憲陳疏無非此人指喉云况以叛主逃躬不現尤為駭惡捉囚窮推翼弼遂詣官自首與弟翰弼俱竄極邊○特旨柳戍龍為吏判權克禮為禮判朴忠侃為刑曹參判李軸為工曹參判韓應寅為戶曹參判閔仁伯為禮曹參議密告人李綏姜應祺賞加折衝趙球為正

顛

二十三年太廟第三室門火守直軍卒柳戍會夜見火起即撲滅仍點視各室冊寶等物皆以金銀鑄成者大半無存蓋守僕輩偷竄後恐發覺故起火欲滅其跡也其干連人并鞫問正犯利山乃黃致敏奴也并囚其主捕利山正犯戍會賞加折衝○罷領府事盧守慎職傳曰盧守慎在政府承命薦賢而乃以金字顯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進觀其薦記不覺髮豎古今安有

如此大臣乎朝廷從公議處置左相鄭澈石相沈守慶回啓讀一聽時輩作弄反自薦舉罪固難逃矣然不過知人不明為一

國氣勢所壓而然也第念四朝舊臣老病且甚示以寬容恐合事體兩司啓請削奪只命罷職○領議政盧守慎卒守慎字憲海

蘇齋謚文懿配宣朝廟庭少從李灘叟受小學錦鳴冠帶夜分乃寢同舍未

有見其髻者書贄李晦齋請存心之要晦齋指其掌示之曰有物如此握則破不握則亡公曰是忘助之異名也仁宗在東宮公帶院職二百五日而八侍者居半仁廟日加咨問酬酢如響後祭孝陵作詩哀之觀乙巳謫珎島結茅三間扁曰蘇齋蓋取朱子我讀我書如病得蘇之義也嘗愛陳茂卿夙興夜寐箴逐句註解明白易解退溪見之曰斯道不亡於吾東此解必傳於後世島俗初無婚禮聞人有女不通媒妁露兵刃相欲攘公諭

以禮讓婚家有儀夷風遂絕為銓即時望重甚適與陳復昌同
入試院後一過復昌不遇留刺而還丁未獲罪時復昌營救得
止配島及公登庸陳竄甲山公視陳之子如家人陳子若來則
不通名直入云謫中別第詩云日暮林鳥啼有血天寒沙鴈影
無隣其咏事曰物儀當年定人心後世公父喪毀疾上遣醫救
病陳疏謝附進箴規六條嘗劄論宮池役曰人之心與理欲而
已理長一分則一分之欲消欲長一分則一分之理消消長之
機間不容髮池雖微役聖意一著於此則安保其無夸侈之累
乎卒已乞遶上諭曰卿伊洛之學儒林之宗黃閣十年隱然有
喬嶽之功每仕退還家即著短衣入厨躬執爨具甘旨以進及
丁內艱上遣承旨勸其從權諭子弟曰聞每夜上塚號哭今後
諭予意固止之又屢令返魂乃奉違入洛結廬中門外隘窄僅

容膝足不出門外門生親屬無由見其面屢勸肉終不承命守
制中卜進鄭惟吉入相請致仕不許賜几杖柳成龍跋曰先生
二十九登第汎海島十九年還晚被知遇在相位前後十四年
卒年七十六李退溪曰羅整菴困知記以道心為性人心為情
寡悔許多年紀用力於此事想不草草而其見處乃不合於程
朱而合於整菴也李蒼石曰蘓齋自海中還忽為禪學為道學者間
禱禪學實自蘇齋啓之宣廟見其對策曰韓柳文章程朱議論
李澤堂曰蘇齋火時聲名高於退溪及在海中讀困知記改作
人心道心傳註又改定大學章句陸王意也及在相位十四年
無所達明惟以盃酒戲謔度日謂之坐鎮榻為賢相蓋懲於禍
穿摧剛為柔曰便宜之道也想其為學志勤道遠又難中廢徑趨
簡捷立穢而止其亦占便宜也金荷潭曰盧公自為吏判政事

無可觀因厥兄克慎請多得不廉之名及登台昇畧無意於薦
賢仲寬有徇私執拗之癖無公平好惡之意士林大失望李叔
獻鄭行之皆歎前日士林之見欺也又曰盧相為大憲時有衣
服之禁余知其相業之不盛笠制衣袖見譏於人久矣何關於
時政而禁之乎崔永慶嘗曰盧政承唾可用於治腫人問其故
曰醫書未言前唾治腫極良云或謂守慎曰公少時居泮宮儒
生方喧笑若見公來四座肅然凡有所議惟公言是從今者依
相業無可觀頃日恭懿殿請復任瑠職也三公乃依違議啓他
相已矣公何若是守慎不能答○工曹判書邊協卒協安川府
院君安烈後安烈中國人從魯國公主來仕麗朝為侍中從太祖征倭有功封君六歲墮深井中
攀石不溺至曉見隣人汲水徐曰我是主家兒取大索來一家
驚奔恬不為惧稍長善弓馬才勇絕人遇事接物英彩動人武

科為海南縣監倭寇猝至一道震駭獨保孤城一戰大捷又得
天朝人在擄者奏解天子嘉獎賞以銀錦後牧坡州講論周易
啓蒙於李珥以至天文地理數學無不精通為濟州牧使杖殺
妖僧普雨士論狀之至是卒內行純備孝友出天飭躬精白雅
好清素歷官無纖毫過差人莫敢訾議甲申年間嘗觀天文謂
子任曰不出十年國家且若兵矣又在選中嘗曰日本強甚馬
島變詎他日之憂不可言及壬辰之難上歎曰邊協誠良將此
人若在吾豈憂倭賊哉子應星武科資憲大將所踐多類協三月遣通信使黃允吉
金誠一許箭等使日本○憲府啓罷前忠清監司李輅輅按道
時試士出火災崑崗賦題有識者或不製而出憲府謂此字非
可出之題當推鞠之日隱然有不平之意請罷職依啓○前右
議政鄭彥信拿鞠刑推安置甲山汝立謀反事發已丑十月李山

海鄭彥信等秉旬專欲掩覆營護因梁千會白惟咸疏三十一日
臺啓劾罷彥信因緝招叶一親鞫彥信遠竄初彥信於鞫廳欲訊告者
榻前伸救汝立汝立文書中有祭天文列教君上語極凶恃上
震怒凡黨比汝立者皆坐貶又於汝立文書搜探時彥信陰囑
宣傳官盡去自家兄弟書札至以一不通問為對其自鳴疏乃
其子慄之休也及上下宗老智信書十餘張于政院而教曰謂予
無目乎因此彥信大被重律慄不勝慚恨遂致自盡云魯西臺
啓論彥信欺罔成渾抵書當路曰大臣以一言失實遽被重辟
有損王政其論遂寢牛溪謚狀鄭澈出仕分撥傳于獄中彥智於座
中祝手曰左相既出吾輩皆生矣彥信別刑命下澈將啓請伸
救願相灑不答右相麴亦推於澈領相歇於他處問即以啓草
往稟而看過無黑白傳色承傳于時亦不來叅最後出見曰此

何啓事也人莫不怪愕云石室錄六月因全州儒生梁調疏傳曰
鄭彥信欲斬告者之說朝廷無一人言之今因儒疏始得聞之
其心已無若不勝痛駭鞫廳回啓曰彥信此說傳播已久請招
諸大臣議罪命招叅鞫大臣金吾堂上問其請聞與否金貴崇
謂左耳偏聾不得聞之李準謂坐處稍遠不得聞之李山海謂
曰久不能記憶而黃海監司狀啓回啓時彥信之言似發於此
時矣俞泓洪聖民皆曰聞之聖民以大憲啓曰彥信發言時臣
實抗之李山海亦言其不可顧語臣曰吾見與判尹同矣彥信
再三倡說則山海稍屈曰更思之以直截之事言之左相之言
是矣彥信欲推黃海監司臣言其不可座中亦有言之者其事
遂寢今山海之啓曰不得分明記憶此必山海大病之餘昏忘
致此也然不能無怪焉天日在上鬼神在傍欺罔君父何以生

為臣有此懷今始陳達請伏司寇之刑批責其嫁禍他人依啓
正言黃慎啓曰彥信所言同坐皆聞而山海獨以為依倚記憶
雖與補耳聾者不同大臣告君豈容如是臣欲論劾而同僚不
從請適特旨黜為高山縣監禁府都事李培達罪人鄭彥信拿
來委官啓以推鞠事體不當與凡罪人同命議大臣回啓曰大
臣有罪者鞠於三省無可據傳曰明日廷鞠彥信原情八啓命
賜死諸大臣啓曰我朝無殺大臣之事傳曰從容處之仍囚翌
日合啓受刑下獄委官啓曰罪人加刑何以為之傳曰除加刑
遠道安置岬兩司啓王堂劄請更鞠依律定罪不允○五月鄭
介清拿鞠介清與賊遊山之說傳播道內全羅監司洪汝諄訪
問于羅州一鄉鄉所柳潑校生辛彭年皆曰的實臺論又論其
與賊親厚及排節義說二事拿鞠介清供曰臣與賊面目相見

而已前後無通書之事上下介清與賊書仍教曰見道高明當
世惟尊兄一人而已所謂道者何道也又命詞臣將介清著說
逐條攻辨榜示列邑刑一次配北道介清本名惟清世為羅州
鄉吏其父欲免鄉吏移居務安守沈義謙農庄介清棄妻子為
僧學風水至寶城金錫男墓舍長髮改時名駁私婢以居欲往
師奇大升拒不受即上京因沈義謙謁朴淳淳留置舍廊使子
侄同學介清請受學於淳淳愛若子弟幾十年薦齋即及淳失
勢叛附時人丁亥謁淳于永平問其自來介清曰自務安來女
奴問其僕僕曰今行留京二十餘日間谷城有關吏曹判書海
約以除受故昨日往判書宅暮歸來此矣未幾果得谷城淳曰
介清微賤人不乘時附勢難以立身何足怪乎金汝溪嘗與介
清同差享官問
日尊久從思菴所學幾何介清曰聞其家多
書籍故往來借者美汝溪始知其背師無狀其所作東漢義節

晉宋清談序說甲申三介清嘗謂唐虞三代之作人只是明人
倫而曰五教曰九德曰六德六行而風化之美人材之盛熙熙
濟濟後世所尚則百家象技而曰申韓曰黃老曰節義曰清談
而人心之愚世道之汚日而益甚其故何也妄謂三代以上之
學明其體適其用通萬古而可行漢唐以下之習事其末遺其
本在當時未免有弊此治亂安危之所以分而學者之所當講
究審擇國家之所當觀省鑑戒者也然而無所取正而心有所
係疑者有年及讀朱子語類或有引伊川之言晉宋清談因東
漢節義一激而至此朱子曰東漢崇尚義節之時便自有意思
了蓋當時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汚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
高視天下之心少間流入於清談去又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
之所當言宜足以致禍又曰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已賤人

之弊積此不已其弊必至於虛浮入老莊又曰建安後中州士
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至於晉宋人物則雖曰尚清高
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介清之前
日係疑者溲然若冰釋心有所悅因著論節義清談之弊而歎
其不知從事乎聖賢之學循序乎禮義之規只能非訐朝廷臧
否人物而見識不明時措失當以至身敗而功頽促亡人國不
自知其為非也故著而為說節義清談說東漢節義較之以功
名則其高尚猶可以激濁起懶晉宋清談視諸謀利則其氣岸
亦足以矯情鎮物其未知從事於聖門而不循義利之安張皇
意氣之發以至於亡人之國而不自知其為非也則亦無補於
世教也較然矣蓋節義底人其心尚視天下而傲睨一世乎禮
義之規不屑性命之正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自是而非人則終

至於群狡并起睥睨神器至於清談之類則只是隨波逐浪底人自以為不要富貴而能忘貪賤然而這一邊雖似清高那一邊實未免招權納貨亦使一世之慕效者相率而為矯虛浮誕卒無以為振作恢復之策以成其慕棄之勢蓋其節義慕巢許清談祖莊老而等底為弊至於如此原其所始皆不知有明德新民之學而獨善於彞倫之外不求其聽言視理而自逸於檢防之節皆是衰世之所尚其得罪於聖賢中和之道則通萬古而猶必一談後之為國者其可鑑而為學者亦可戒哉介清供曰節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扶持紀綱之棟樑臣雖無識豈不知節義之有關於世教也臣之前日所著朱子見之論因有所感以著東漢節義之弊而已排節義非臣本心刑一次請加刑傳日照律配慶源七月死○追刑全羅都事曹太中臺諫以為

賊涕泣論啓拿鞠杖斃臨死作詩曰地下若從比干去孤魂含笑不須悲上震怒命拿其妻妾子女第任論以逆律戮其屍於是壓膝等刑施於太中妻妾禁府以逆與護逆有輕重再啓爭執命女人則勿問安邦俊所記曰太中巡到寶城聞逆愛送其諫虎欲論啓黃慎曰不察其真偽徑論未安若以太中為吉士則妄交逆賊心必悔悟若以姦人則親厚之跡猶恐或露為賊涕泣萬不近理僚議遂止及慎通而臺啓遂發○九月崔永慶度死獄中府啓前司畜崔永慶與賊交契甚密陽彥信通書中所謂崔孝元永慶字亦指此人則其叅謀相厚據此可知請削職三啓不允諫院亦發論正言黃慎曰聖明之世不可以蜚語罪人况永慶負重名於一道以曖昧之言罪之必失一道人心司諫柳根從之議遂寢其後正言李洽加以遙執朝權等語論啓不允連啓曰越境相從之言根詳悉言之又啓逆賊來見永慶于晉州本家晉州判官

洪廷瑞親知言于慶尚都事許昕云傳曰洪廷瑞許昕崔永慶
拿來一說湖南儒生梁千頃姜齋等以吉三峯為崔永慶全羅
監司洪汝諄狀聞下鞠廳拿來一說金溝人金克寬言于
濟源察訪趙應箕曰三峯乃永慶也應箕言于洪汝諄汝諄一過馳
啓一遺密移于慶尚右兵使梁士登士登逮捕遂拿來致王獄
永慶供曰矣身此禍之作徃在三十年前丙寅丁卯間李珥初
登朝人皆云古人復出矣身獨謂不然厥後聞之珥所為不滿
人意一時少年挾丹好談之輩皆與珥相輩或妄以矣身為先
見之明於是珥之憤深矣儕輩門生或指矣身為惡乃禍根之
所從出也又曰吊喪時觀汝立為人緊狡猾故矣身常戒安敏
學李滌勿為親厚况三峯乃姦臣鄭道傳之號其何蹈襲姦臣
之號乎更推曰其詩全篇不記牛溪一夜風生席仙李蟠根有
髮僧矣身素不能詩茫然不記也傳曰永慶放還永慶昂餘慶
以監役在京目不知書以該簡錄朝著事送永慶上覽而惡之

杖訊一次而斃永慶供與逆賊暫相識自某年後不復相通上
下某年後汝立與永慶徃遊頭流山一札曰此書在何敢欺罔
也對曰臣老昏不省然臣則無便不能作答矣委官鄭澈曰老
人容或不省文書中渠無答則可驗其不妄矣上意乃解又下
有髮僧之詩對以友人李魯以人所傳之詩書示偶留篋中委
官啓曰永慶之不能詩國人所知是乃昔年鍾樓在上匿名書
也遂免刑訊委官啓曰永慶之事了無端緒以臣所聞素尚氣
節又以孝友著名嶺南恐無逆謀同叅之理上曰觀其與第書友
愛則有之遂命放仍教曰永慶身居林下連通權貴遙執朝權
以目不知書之第為臨民之官求見朝報慶士果如是乎於是
正言具寔李尚吉請更鞠憲府宋象賢張雲翼請遠竄上依諫
啓再繫之後轉相告引窮詰言根晉州官廳監官鄭弘祿拿來

八京之日永慶即殞人疑其恐惧而死云石室語錄魯西集合錄都事姜

宗元以不謹救護鞠廳啓罷啓曰禁府不嚴使罪人得以自盡云云牛溪在坡山

聞永慶被逮致書松江曰永慶孝悌清修豈有與聞逆謀之理

乎須力為救解松江乃於榻前屢伸崔情而上不答乃答書曰

此一歎非徒事不諧事勢亦恐未安云魯西集聞崔再繫死送米

賻喪與松江書曰聞崔某死不勝傷歎此人晚節放倒不能守

其本分然要為高亢之士既無情犯則朝廷容而置之可也臺

論復作竟至再入牢獄而死其可以服人心乎可惜毗栗谷門

朴汝龍以牛溪待崔過厚有書來質答書曰此君初非俗士清

修高節有邁往不屑之韻雖有趨向之殊與鄙人交道未絕所

以令兒問之矣及其晚年哭于沈酒麴蘖囚繫之日但存形骸

顛倒錯亂殆不足責但以舊情遣問而已朴定齋曰己丑之獄崔永慶最為冤死其

時鄭澈委官故右永慶者以為構殺庶澈實屢救於榻前故乃以湯救陰擠為罪其亦萬萬不近情理矣仁弘又以此說移之

於渾以為指喚者渾構捏者澈及文景弟之疏則以為構殺永慶蓋澈初未嘗識永慶渾移書勸其刀救澈之所達於榻前者

皆渾之說也渾門人黃慎亦用渾言刀止諫院之啓夫渾之所親在廟堂則宜無如澈在閣則宜無如慎而澈與慎皆救永慶

則渾之心事其時宣廟方傾信仁弘而盛怒於渾猶於啓辭中即可知矣

親抹搆殺永慶等語蓋亦察其非罪也松江救李潑啓曰朝紳

之交親不過好而不知惡天下豈有兩汝立乎救白惟讓曰經

幄出一汝立已是大變豈有兩汝立乎救鄭彥信曰宋朝未嘗

殺一大臣忠厚可尚救崔永慶曰居家孝友嶺南士論極推服

魯西集

白汝集曰己丑逆黨咸言吉三峯為上將鄭汝立為次朝廷遂

尋吉三峯所在各道以三峯捕送者前後無限逆黨李箕李光

秀言往全州吉三峯家則年可六十面鉄體中豐肥或言年可

三十身長面瘦或言年可五十髯長至腹面白而長其後賊人
金世謙曰三峯非上將乃卒徒居晉州年三十日行三百里又
一賊云三峯本羅州士族最後朴長文言三峯非吉姓乃崔三
峯晉州私奴云外間浮言紛然或言三峯居晉州年可六十面
銹瘦髯長至腹體長或言三峯乃晉州崔永慶也或言前一年
有士人過全州萬場洞有賊萬餘聚會射帳永慶首坐汝立次
坐人有聞而疑之者曰永慶居晉州而年可六十面瘦而銹身
長髯亦長又有萬場洞之說外間所云無乃近乎余聞而怪之
曰諸賊所供各不同而摘出其中與永慶相似者輾合為一人
之狀必有明知鞫獄曲折者巧為機穽驅永慶而納之於三峯
先播浪傳使熟於人聽也最晚有濟源察訪聞而告於監司密
移嶺南石兵使捕永慶搜其家得李黃鍾書書中極詆時事至

以逆獄為士林之禍獄事遂重時余為問郎松江為委官一日
松江退歇後招余問崔獄余曰今無端以道聽拿囚處士不幸
而死時必有公論相公何得辭其責也松江大驚曰我當力救
再鞫時永慶畧陳時事且及與牛溪異論之由鞫畢松江色頗
不豫曰君之崔公甚不好也余笑曰永慶所以異於時輩者以
其論議不同也其論議不同未再鞫前已知之若於嚴鞫之下
盡喪其所見強為諂說以冀幸免豈真崔永慶也然此則都不須
論今之所鞫者只鞫三峯與否論議同異何干獄事松翁歡然
曰君言正是後數日松翁大悅曰我已得救崔之妙策對草已
具且與柳而見約若刑推命下急報而見一面詣闕而見繼至
聯名救之則可諧矣此約已成金石矣余適仍公往柳相家極
論崔獄之寃曰大臣不可不救柳相曰如我者何敢救舍人不

可如是不慷慨世事難測事至波及人誰得脫千金之驅千萬
爰惜蓋永慶事當初互相捏造煽動分明是梁千頃等所為至
於松翁余以崔終是論難無一毫陷害意其欲救解溢於辭色
顯有違違問迫之意故或於言語間極言不已後生聞而信之
者頗多甲午辛丑間時人大起此論余與一松沈喜壽語曰公與
松翁甚密其詩或有陰害計耶一松曰庚寅以前雖密密細細
我無不知之理觀松翁辭色決無是事當初諫院以遙執朝權
發啓松翁不悅曰何等臺諫做此不好事林下之人削官何關
而乃為此形跡之舉人必曰此亦我所知也聞有李冷者倡此
論冷何知事體也具元裕號為正言見放崔命之即書小紙通
于同僚即日為再鞫啓時伯俱往見松翁松翁苦曰一拿永慶已
甚無據至請再鞫後世以此輩為何如也公等何不言於儕輩

力止之伯俱之言如其後而中言方論再鞫時崔洙醉訪曰
世言李實之為浮薄果然今日我與臺官在友生家適見失之
座中大罵曰公輩何故遽論大事鞫而不稟於長者論諫官之
不稟松翁果為不是實之乃一箇後進何敢面責諫官若是耶
余因伯俱之言益信松翁無陰害之迹因而中言兼知再鞫之
論初不稟於松翁也最後聞元裕之言當初再鞫啓我適以所
見通於同僚而為之誰敢煩稟於他人余然後益信前說及嶺
既以搆殺永慶為牛溪之罪時臺竒獻之尹義立等以為渾雖
不殺永慶永慶由渾而死時惟益之大言初以松翁為搆殺已
是艱難做得說話今乃為牛翁搆殺天下古今寧有是事余之
不容於時議只此一事初聞是語謂鞫事終始同參者惟我耳
當時見人心事分明無是念而後乃為同時議欺心阿世非士

夫也堅持此論為終身之累至於清儒朴以儉疏攻余為澈之腹
心可笑○守愚崔先生永慶字孝元南冥弟子也性至孝以篤
行宣廟召拜持平不就後拜司畜時黨議已成連已丑獄死初
牛溪隱者與先生甚善沈義謙以外戚方貴用其人好任俠能
致客禮接士大夫牛溪亦見待頗厚先生恥之遂絕不見時相
國澈亦名位貴盛好節儉自遜名先生曰索性小人澈聞之怒
及已丑獄起有告引吉三峯者而不得其人澈當論因揚言曰
南士有與賊通者遂令其客造言以為告者永慶也三峯別號
賊徒故匿其名陰相別號如此傳播眾口令人習聞積疑已成
獄既平澈白上遣御史南中以安士民心陰令御史發崔永慶
事以實吉三峯之語而御史吳億不從所指澈沮計乃使西南
監司兵使啓上獄事復起而令先生對策自陳與罪人通書來

往若有罪無辭者而先生實無三峯之號也上知無罪即釋之
而澈又令兩司請再鞫先生卒病死獄中後上悔之命追爵之
廩給其妻子而深咎兩臣至謂凶渾毒澈云先生初得釋牛溪
使其子問之曰見嫉於誰某而至此也先生曰吾見嫉於若父
後有再鞫之事有儒生金宗儒善山人學於牛溪者也諸弟子
私見宗儒抵牛溪所乞解牛溪默然久之曰其人僻偏亦言或
自號三峯云宗儒退而咄咄曰守愚死矣相國實主獄而守愚
兄弟深咎牛溪以此故先生卓犖有高氣白髮鬚眉儀狀甚嚴
使人望之可畏李相國恒福時為推鞫問即噴噴曰因問囚得
見巨人右相金命元亦稱之曰雖有縲絏之中凜然使人起敬
云先生有僕隸亦械繫拷問之或私謂曰須戒飭獄事毋令異
同也先生曰人各自言何說之為終不應先生方疾筆諸弟子

因獄卒請一言教弟子無他答但書曰正遂絕字不成聞者悲
之先生在獄中嚮必北面一息未絕亦不廢先生年六十二白
以遺稿有已丑錄載先生寃事甚悉後其子孫聽用事者言匿
之有偽作已丑錄行於世先生初見南冥南冥許以高士也狀行
曰委官鞫逆家奴曰常見崔三李其人有二毛乃以公三易
衣置諸囚間私奴認之終不得欲害公者言其首碎黑意去
也公聞之笑曰昨始聞賊奴辭欲殺公暮夜何公嘗以藥子
在城中因李潑見逆賊後借友人簡尾相問其書下鞫廳問即
李恒福恐公忘丁諱之宣於外曰崔某死矣有此借尾其得不
死乎公方省覺置辭以實委官無知何不得加一杖李之力云
也困齋先生鄭氏諱介清宣朝世徵士也篤信好右隱居教授
弟子日進先生瘳諸弟子行鄉飲酒之禮於大安學舍州牧使
柳夢昇觀其禮歎曰三代之禮在此薦其賢為州訓導先生嚴
師弟子之禮施教一以小學藍田鄉約重冠婚喪祭有鄉校生
洪千環者嘲笑不瘳教州家責罰之及造言誹謗始此柳侯去

先生亦謝歸金公誠一來代之更以禮請之先生不就宣廟聞
其賢屢除官皆不起時校正經書義大召諸儒先生召至京師
即辭去後拜典牲主簿上疏言道德立本之說上嘉之下教曰
乃今得見至論欲召用之辭以親老除近邑以便養遂為谷城
縣監半年辭歸時日本倭將有變試我多無忌上憂之問群臣
誰可任將者頗議政朴淳薦之曰鄭介清既以儒術致名而實
有將帥才其人真可任將朴公家素多書先生嘗求觀書朴公
賢之待以客禮先生素不與議政澈之為人或言其有清白操
可取先生不答但曰其人歸情偽行非正人也澈聞之深怒之
未幾有鄭汝立上變事獄既成澈令郡邑廉問罪人黨與當捕
者人莫知所以也羅州人有五六輩發告鄭介清與罪人通狀
先生與罪人初不識面者而校正經義時得相接而已澈客丁

巖壽洪千璟等共為羅織云及按問皆無實上意始解澈曰介
清雖自言無罪嘗著排節義論惑亂人心其流之害甚於洪水
猛獸拷問之南方之俗好氣任俠不修法度以為高先生作東
漢節義晉宋清談說以警俗澈以排節義啓上激之上方以治
叛逆怒甚令學士草教一一辨釋其言布告四方以正士習介
清照律配去初配涇源澈移極北之慶源六月至阿山堡月餘
先生歿後柳相國成龍白上曰介清平生以經術行義自勵偶
然仍著一論卒至滅身云先生有所著随手記九卷愚得錄三
卷當獄事搜括罪人書至上覽之曰此讀古人之書者也下縣
即給其家皆失之惟愚得錄傳於世後鄉人立祠其鄉而祀之
孝宗時澈黨復用事白上毀其祠兩傳許穆撰○庚寅五月賊
於此立家騰出其時座中有二客其一前谷城縣監鄭介清
云於是介清還被拿命而介清適死於配所故事無究竟

已丑後牛溪松江沙溪及李希參同坐松江曰汝立之黨多得
於海西及金堤其擬汝立黃海都事金堤縣令者不可無罪沙
溪曰汝立欺世盜名吏曹擬望亦例事豈能逃覩彼賊之凶乎
牛溪曰汝立在家猶使海西金堤人響應若果為都事縣監則
宗社之患又當如何其時銓官正不可無罪也希參直至山海
其時銓官家告之適龜峰宋翼至山海曰長者淵欲殺我我當死矣
自是大啣牛溪松江常欲中之及山海為願相西厓為右相松
江為左相時宣廟無嫡嗣而多王子朝議常屬於金淑儀所出
光海君上意則在金仁嬪所出信城君山海乃使柳相問左相
新登台位將何建白願與同啓柳相告以山海之意松江曰今
聖壽已高建儲一事似為今日急務柳曰極是山海遂約同啓
而密招仁嬪兄金公諫謂曰新相方欲請立光海為世子而欲

除仁嬪仁嬪被害則禍必及汝矣公諒大惧以告仁嬪泣訴上曰願歸死小人家上怪問之仁嬪曰今聞新政丞欲立光海為世子并殺小人家及一族云上曰公諒無識何處得聞浮浪之言乎明日山海稱腹痛不來松江與柳相同入首言達儲不可不急上方疑惑之際遽聞此議大怒曰今吾猶在卿請達儲欲何為乎天成震疊松江遂出待罪柳不敢出言而退松江不知山海欲除己之巧術徒為所使也西人一隊密知公諒事兩司將欲請殺尹梧陰斟曰為一公諒兩司合啓何其疲弊耶吾在西銓當以公諒隸府下以罪殺之未晚則以為幕下山海知其意又以語公諒仁嬪即訴上前上無他救策乃選駙馬于梧陰之孫尹新之為仁嬪之婿此山海弄奸舞詐之情態而宣廟生憎西人之曲折江上問卷松江遂忤旨罷相辛卯兩司合啓請願敦

寧府事鄭澈罷職特命以罷職傳旨榜示朝堂又啓請削職遠

竄竄江界特命栴棘○朝著一變前後論啓柳拱辰李春英罷職

白恨洪聖民李海壽張雲翼尹根壽削棄遠竄黃廷或赫尹斗壽

柳根李山甫李洽任銓金權黃慎具勉罷職崔滉李增罷職朴漸李誠中禹性傳

罷職是後或削或竄傳曰為姦臣鄭澈所構陷排斥者并收敘擢

用禁府都事李台壽以鄭澈病重不得趨程狀啓傳曰押去姦

臣徘徊留連李台壽拿鞠大諫洪如諄啓梁千頃姜滉滉名請

拿鞠屢加刑訊減死定配道死

卯年

二十四年江原道三陟等邑有蟻虫蔽海而瀰滿海崖圍合如

戰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僵柳復起善山人家有雀

小如柳葉產雛如老鷄大五色爛然具備既長飛去京城西部

人家黑蟻分邊如相戰狀其死者皆斬首穹龜出海橫亘數里

固城山中白雉遍飛平壤城中豺屨入大同江水赤東濁西清
東海魚產於西海漸至京江海州素產青魚十餘年絕不產移
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遼東八站人一日無故相驚曰有
寇從朝鮮至朝鮮王子乘十井轎子到鴨綠江傳相告語老翁登山
數月乃定我使自北京還宿金石山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
官語我云爾有三年酒五年酒無惜為樂不久兵至爾輩殖有
酒誰與共飲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驚惑云使臣歸啓逮
捕譯官數人鞠於仁政殿庭用似火刑皆不服死明年遂有倭
變是知大亂將作人雖未覺而形於兆朕至於白虹貫日太白
經天都城內常有黑氣非烟非霧盤地接天如此幾十餘年其
他變怪難以殫記天之告人甚功而特人不能察耳○大風折
木拔屋殺伐之聲震天地平壤永崇殿後院連抱老栢無風自

折聲如雷震○三月通信使黃允吉等還倭使平調信等偕來
允吉馳啓情形以為必有兵禍既復命允吉對如前金誠一曰
臣則不見如許情形上問秀吉何狀允吉言其目光爍爍似是
膽智人也誠一曰其目如鼠不足畏也蓋誠一到彼憤允吉恒
恟故言言相左如此而柳成龍主誠一於是東西黨議表裏各
護其類獨從事官許箴以為倭必來當時以箴不護黨躄之宣
慰使吳億齡問玄蘇蘇明言明年將大舉假道直犯上國億齡
馳啓時議大駭遂遞為質正官以擠之涪溪記聞曰如遇漢高
之時則金鵠峯難免前
使十輩
之誅矣倭答書畧曰余託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
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八表聞仁聲四海蒙威名依此奇異
戰必勝攻必取人生一世不滿百齡焉能鬱鬱久居此乎欲一
超直入大明國欲希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貴國先驅入朝依

有遠慮無近憂者乎先是平義智等來聘義智平行長之壻秀
吉腹心為對馬島主年少驕悍他倭畏服滕行僧人玄蘇謀主
也平調信勇將也已丑義智等又來刷還本國被虜人及叛民泚
火同上陳兵受獻詰問泚火同斬之義智獻孔雀一隻鳥銃數
件命放雀于南陽海島下銃于武庫我國之有鳥銃始此至是
見倭書議奏聞當否尹斗壽黃廷或等以為事係上國機闕甚
重殿下至誠事大天日在上豈可隱諱當直上聞李山海金晬
等以為正恐奏聞後天朝反以我通信倭國為罪上斷以奏聞
為是乃於賀節使金應南行畧具倭情榜咨禮部時遼東譯言
朝鮮導倭入寇漢人許儀後在日本密報倭情琉瑯國亦遣使
特奏而獨我使未至朝廷大疑之閣老許國獨言曾使朝鮮知
其至誠事大必不與倭叛應南至群疑稍釋十月遣韓應寅等

專奏倭情續遣申點等○修築湖嶺城邑備局議倭長於水戰
請專事陸地防守故也○權井邑縣監李舜臣為全羅左水使
柳成龍薦也

朝野會通卷之十五

